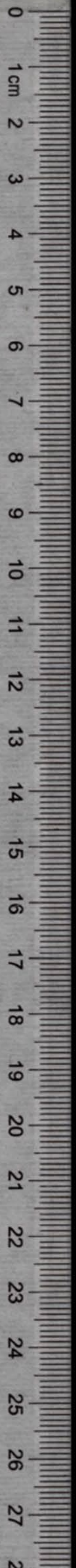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text on a vertical label, likely in Chinese characters,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卷之四" (Volume 4) and "目錄" (Table of Contents).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字02260122号 No. 6230



全集卷之七

明長蘆都轉運使司運使進階

劉公墓表



正德初聞代之  
 躬逆時獲罪  
 協靈得再生  
 指為

鐵漢者公也秉獻持憲直  
 無悔幸而人謀効義天神  
 也群官擅權尤肆虐順

皇制聲動即天章喜愠回生死呼吸撼乾坤  
 意則汗渚宮墻希旨承顏則金紫嗣世迫者海內  
 煥煥朝廷文章之士牙籤錦軸頌德者盈几介冑

苑洛集卷之七

公曆一九五一年九月卅日 梁書農先生捐獻





公曆一九五一年九月卅日梁書農先生捐獻

苑洛集卷之七

明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進階嘉議大夫

劉公墓表

正德初聞代之陽有劉鐵漢者公也秉猷持憲直躬逆時獲罪薨奸濱死無悔幸而人謀効義天神協靈得再生焉當是時也群官擅薨瑾尤肆虐願指為

皇制聲動即天章喜愠回生死呼吸撼乾坤干心忤意則汗渚宮墻希旨承顏則金紫嗣世迫脅海內燠煽朝廷文章之士牙籤錦軸頌德者盈几介冑

之夫首功汗級呈勲者填門比當大賀之時適瑾  
有私家之慶公卿百執事高呼舞蹈於丹陛者十  
惟八九而稽首崩角於瑾前者則濟濟罔缺焉是  
何時也公何人也而與之抗昔東漢黨錮之禍如  
爐如鑊孔褒以投主爭死皇甫規以無名耻生千  
載壯之皆成仁取義之志公無愧焉嗚呼可以表  
其墓矣丙寅公總理遼東糧儲兼屯種瑾初擅權  
正急于貪或告瑾曰文官富有惟邊郎耳瑾明言  
指意而公弗從瑾怒械至京師枷號示衆時枷重  
法嚴晝夜監守雖親友莫敢近他枷者多十日餘

即死蜀公加月餘不死持公同郡王沉菴者以死

法嚴晝夜監守雖親友莫敢近他枷者多十日餘

即死獨公枷月餘不死時公同郡王沉庵者以死侍側日夕不離公曰我死其職分也如君何王終不去方枷時有黃冠者至公邸遺家人藥丸曰日剝一分服之盡則難脫是日公夢仙人自霄而下以一丸藥納之口覺而口尚有藥香監守者俱言見老人送藥忽不見於是喧聞九市上達朝堂而西麓張太宰乘此異言之瑾得釋為民後太宰又言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未幾而瑾敗朝野稱為鐵漢云若夫公幼而悟長而文持已之行正家之教範鄉之義泣官之政所當書者不具

書而獨取公處死生大節彰彰於時者為世楷法  
云公諱繹字以成號斗山姓劉氏山西太原府代  
州西關人也登成化丁未費宏榜進士初授戶部  
主事歷郎中改監察御史陞河南衛輝府知府陞  
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進階嘉議大夫云

明前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九川呂  
公墓表

九川公飲恨而卒其友朝邑韓苑洛發其隱據其  
大及取名士潘子高之論痛哭流涕長太息表其  
墓曰書曰善降祥又曰天難諶公關中即俊即宅

之賢也襄安攘之志抱忠亮之節蘊貞懿之學秉



墓曰書曰善降祥又曰天難諶公關中即俊即宅

之賢也懷安攘之志抱忠亮之節蘊貞懿之學秉  
廉介之操中遭震撼放遺終身道遠而位促光已  
輝而弗續志士至今傷之公之撫遼陽也清屯田  
裁冗役嚴號令禁奸宄按豪雄料丁力將築邊墉  
以遏虜寇一二渠兇魁罪懼將必當大法惑衆倡  
亂而公危矣初公以左布政起復入京故事必先  
補原職而後徐遷之先相以公國士也不可以常  
調拘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及變上近貴先相故  
大怨誤以公爲先相與因欲罪之憲使者又不爲  
公申有詔收繫公詔獄使者至遼陽諸兇并使者

答辱之林侍郎廷昂奉

勅勘公事諸兇閉之憲使者出帑金大奢乃啓門且  
撫慰諸兇謂公必重坐蓋圖悅諸兇心隱其械詔  
使窘侍郎弗以聞而公果重坐遠戍憲使者以平  
定論功超遷矣公平生建立如何而枉罹橫尤若  
此祥邪非邪天邪果難謀邪然公議無泯時士林  
扼腕嘆息位雖褫而名弗損身雖屈而道則亨後  
公之嗣子光于科甲顯于庠序繩繩未艾擠公者  
今安在也天難謀邪非邪公今已矣倚於史冊罪  
也功也是邪非邪嗚呼可以徵矣吾友潘子高曰

正德間閩宦武夫相繼盜弄國柄生殺予奪願指

也功也是邪非邪嗚呼可以徵矣吾友潘子高曰

正德間閹宦武夫相繼盜弄國柄生殺予奪願指  
氣使當其時勢摧威劫中外風靡士大夫依阿忍  
澠以保身全妻子鮮有能自立者公于時明目張  
膽數愆愆論天下事不置儲保治諸疏讀之凜凜  
使人毛髮竦立疾風勁草狂瀾砥柱公之謂與大  
同數逆而失處諸鎮効尤焉為政者徃徃務為姑  
息不敢下一令伸一法遂使狂狡之卒裒兇鞠頑  
待釁而動養患貽戚至于今未已也公以身任其  
事務改絃而更張之天若厭禍公得大行其道豈  
惟遼左永清即大同諸鎮亦當敬言懾知有

朝廷矣乃志未就而變即作獨使公一人當之豈非  
天哉語有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  
宴如也人徒見公受禍之慘而未覩宴如之効乃  
併大同諸鎮事置不講藩鎮之鑒其不遠也已  
有志于天下者其無忽諸此乃公之隱而且大者也  
吾恐後世莫察其情焉故表而出之公之子南京  
刑部郎中顥再拜泣血登之石若公之詳載之誌  
銘不具書公諱經字道夫號九川姓呂氏陝西慶  
陽府寧州人也起家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歷吏科  
都給事中調山西蒲州同知詔起陞山東布政司

左叅政歷按察使左右布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

都給事中調山西蒲州同知詔起陞山東布政司

左叅政歷按察使左右布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生于成化丙申十二月初八日卒于嘉靖甲辰十一月十五日享年六十九歲云

明國子生西河趙子墓表

西河子諱瓘字汝完姓趙氏別號西河諸友以其周於文學呼爲西河子關內馮翊之朝邑大慶關人也未弱冠入爲縣附學生以朱子詩累應秋試補廩膳甫五年

朝廷用輔臣議令天下郡縣選懷才抱德之士充歲貢西河子應例上春官遊國學歷部事天官考勤

籍入仕版選期已屆而西河子卒矣其師尚書韓  
苑洛表其墓曰聖賢豈匏瓜哉傳說之版築膠鬲  
之魚鹽何其屑屑也古之人惟求得其本心初不  
拘於形迹生民之業無問崇卑無必清濁介在義  
利之間耳庠序之中誦習之際寧無義利之分耶  
市廛之上貨殖之際寧無義利之分耶非法無言  
也非法無行也隱于干祿籍以沽名是誦習之際  
利在其中矣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  
一介不以取人是貨殖之際義在其中矣利義之  
別亦心而已矣西河子之鄉萬餘家皆習商賈苦

銀于息不益西河子笑曰何若是之艱哉吾聞之

別亦心而已矣西河子之鄉萬餘家皆習商賈苦

艱于息不益西河子笑曰何若是之艱哉吾聞之  
苑師曰馬援微時人不知名乃自表其能千金散  
而復積世有無用之儒者哉不數年起家數千金  
而人莫窺其所自也西河子文章典雅楷書深入  
顏室持已莊接人恭信而無偽默而寡辭若拘迂  
之士而其通敏闊畧又如此可謂達矣孔子曰賜  
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漢司馬遷氏作史記述貨殖  
詳子貢事而深崇之是非喻于利也存魯之業在  
是矣使西河子得郡邑而治之庶魯之業豈多讓  
哉顧止于是而已矣豈不深可惜哉其子遂勒之

石邃雖不事典籍居喪如禮哀痛若弗能盡者西河子可謂不死云

明贈中大夫光祿寺卿馬公墓表

公諱貴字尚賓以字行號靖川姓馬氏三原丁村人也正統癸亥公沒弘治甲子冢宰端毅王公表其墓嘉靖癸巳以孫谿田子貴推恩贈官

皇帝若曰處士貴光祿卿理之祖父也篤孝友于家庭化良善于里黨優游不仕人稱靖節之風授受有徒世仰河汾之化其贈中大夫光祿寺卿理者谿田子也谿田子思所以昭

皇恩光先德也故再表其墓以文命予曾祖仕祿服



谿田子也谿田子思所以昭

皇恩光先德也故再表其墓以文命予曾祖仕祿服  
田求志祖彥真勞力絕人能舉牛馬逾垣度險徙  
居王村元亂避兵淳化山中卒全其家洪武四年  
天下大定乃返王村村人盡死於兵廬室盡燬乃  
徙丁村云祖妣徐孺人太原同知睦嚴先生女也  
父仲良仁讓謹飭口不言人過失與人交久而敬  
之處鄉里犯而不校嘗有野鴿群集所居廬若忘  
機者將卒出未命一編皆篤厚親故鄰里之說子  
孫至今珍存云妣傳孺人生公予讀馬氏家史而  
知谿田子所以大也夫湍不急則淵不深畜不極

則發不輝光馬氏自仕祿以來論篤可欲代為善  
人及公則日新克實益弘世德使當時置之廊廟  
之間加之蒸民之上其施為建立豈不道光富有  
哉乃竟抑而莫伸隱沒岩穴乃今谿田子興焉急  
而淵畜而發孰謂非公所不盡哉請詳論公世而  
表其墓公幼而靈俊徐孺人教之學乃日夜誦讀  
太原遺書即能曉識大意家貧弗能時具紙筆常  
以荻畫地學書及長友同邑杜知府棠張教諭顯  
石處士彥華高處士銘切磋講輔考尋載籍上稽  
天文下測地里中極人事然未有指歸也一日徐

孺人語之曰吾聞之爾太原外府君道在中庸不

天文下測地里中極人事然未有指歸也一目徐

孺人語之曰吾聞之爾太原外府君道在中庸不  
必旁求也公悟遂專意中庸師處士敏深于中庸  
者也又相與研極中庸之理公南居丁村處士北  
居巷村間有石橋每相過講有遺論送各期于橋  
則止一夕自巷村歸論難不已不覺其曙也忽見  
行人過始別去鄉人因曰分襟橋久之於六籍兩  
間無弗見中庸而日以自學舉以教人者皆中庸  
也若士解栖霞嘗就問退而嘆服贈公詩有公生  
質類顏淵之句一時學子大夫皆尊信之公于中  
庸蓋予舞足蹈矣永樂中詔舉隱遺有司以公應

詔不就公能用周易六壬皇極諸書占事知來皆奇  
驗事親孝父病藥不即功乃割股肉和羹以進疾  
遂愈時杜知府師處士皆親喪廬墓人稱三孝子  
云公生于洪武二十七年甲戌卒于正統八年癸  
亥年五十預知卒期語門人曰某日日入時大風  
吾歸矣果如期卒葬于丁村之幙頭田杜知府所  
相地也門弟子服心喪歲時拜掃其墓涇陽周銘  
者過墓必拜告所如還反面公所著有語錄一卷  
周易雜占一卷中庸講義一卷配張淑人古有恒  
言探數原者鬼忌泄天機者神嫉由漢以來京翼

李郭之流皆能察兆知先洞照今古禎祥妖孽毛

言探數原者鬼忌泄天機者神嫉由漢以來京翼

李郭之流皆能察兆知先洞照今古禎祥妖孽毛  
髮莫逃然卒不能自有其身嚴君平邵堯夫蓋能  
將之以德則鬼神之道自我出矣如公者方且慶  
延嗣世綿綿無窮豈特身安而德尊也哉御史大  
夫何栢齋謂當與君平堯夫同傳信矣予又謂中  
庸之旨原誠明于天道致精一于人心其極至于  
位天地育萬物公能升其堂而窺其大焉雖與程  
朱之徒同傳亦可也益見谿田子之興源流深長  
矣

明奉政大夫承天府同知許公墓表

公弘治甲子舉人歷任承天府同知卒于官父拙庵翁與我先君同登成化戊戌進士公又我省試同年蓋世好也乃爲之表其墓公諱世昌字順德號東崖姓許氏陝之澄城人拙庵翁諱英歷官至刑部郎中母楊太宜人公幼孤鮮兄弟伯叔既長勵志勤學比登鄉試尤日孳孳屢試南宮竟不第以太宜人老謁選吏部授太和知縣迎母就養知縣七年太和大治爲諸邑最都院使院使奏書旌之章凡五上省平章行御史臺諸司下檄獎之者三十二于是拙庵翁贈奉議大夫楊太宜人亦獲

封嘉靖乙酉轉開封府判捕盜不暮年地方寧謐

三十二于是拙庵翁贈奉議大夫楊太宜人亦獲

封嘉靖乙酉轉開封府判捕盜不朞年地方寧謐  
院使又旌之丁亥陞順慶府同知起程日沐父老  
遮道拜送抵順慶適廣安賊勢猖獗殺官快攻城  
甚急公領民兵直抵廣安圍乃解蜀穀不熟而廣  
安饑尤甚死散者甚衆公夙夜圖賑救之策賴以  
活者千計民乏種及牛具公告于當道給種買牛  
而荒蕪闢矣府素苦水城屢崩民且歲苦修役院  
使者召公圖之乃開渠西山以泄水而患息院使  
大加稱重命立石紀其功委署涪州小河一帶盜  
賊蜂起公奉檄勦平都院使設太平宴以勞之且

上其功賞白金二十兩公念太宜人年高蜀道險  
遠不能迎養懇疏陳情終養及太宜人病公奉湯  
藥夜不解衣及卒哀毀踰禮三年不越戶限服既  
闋且皇皇然如新喪復除承天府公益勵清操盡  
心職務

車駕南巡公適署府事自責艱大夙夜奔勞至于昏  
斃復蘇者幾時又改修陵寢開築城池建立觀廟  
添設司衛皆取辦于府兩院使方列牘共薦而公  
因勞邁疾不起矣兩院使諸司憫公廉貧卒于王  
事各給傳騎送抵家公生于成化戊戌三月十五

日卒于嘉靖庚子四月三十日享年六十三歲公



事各給傳騎送抵家公生于成化戊戌三月十五日卒于嘉靖庚子四月三十日享年六十三歲公姿容秀整沉毅敏達強學修行衆方以大科顯仕望之及入仕前後旌獎幾四十章而竟止于是是固南宮失選銓曹論格也而其享年亦竟止下壽天亦不可恃與謂之何哉

明提督操江南京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陳

公墓表

正德甲戌余以按察僉事巡兩浙公正位浙閩蓋始識公別公二十年而公卒又十五年余叅贊南京機務公孫府學生應龍來問表蓋公治命也公

謹重周詳內機智而外溫醇與人交夷險通塞不  
易其初蓋士大夫多好公而公亦聲稱籍甚官至  
樞府榮封三世云公諱璠字汝玉號思古浙江湖  
州府安吉之荆溪鄉人高祖諱興洪武初實授百  
戶沒于陣曾祖諱翼蓋白溝功陞都督同知祖諱  
文襲金吾右衛指揮同知改溫州衛正統間蓋平  
鄧寇功陞浙江都司都指揮僉事父諱綱襲指揮  
同知貌偉才達人謂可繼白溝之爵乃年強仕即  
殞歿成化丁未公嗣職年甫十七也掌衛事蓋十  
八年而溫衛稱振舉弘治甲子以都指揮體統行

八年而溫衛稱振舉弘治甲子以都指揮體統行

事總浙江糧運乙丑

武皇繼統推

恩授署都指揮僉事丁卯總理屯局庚午揚州等處  
備倭寇衛有缺官俸鈔及歲入魚利向涖事者蓋  
多入私家公盡籍爲公費又查革昌濫軍糧歲計  
蓋四千八百餘石壬申流賊猖獗公爲統帥時武  
弁多濫及無告者爲功次有邏卒誤獲防守卒六  
人喜報公立辯釋之癸酉推浙江都司軍政掌印  
丁丑實授都指揮僉事蓋錄孝豐湯毛九功巳卯  
充叅將協同漕運尋有宸濠之變奉

勅符旗牌關防不妨運事鎮蘇松常鎮四府地方公  
既受命查革冗濫歲省軍儲蓋萬五百餘石復查  
局不事事者當之罪初公領部檄調集兵馬聽候  
迎

駕及是宸濠就擒

上受賀班師大燕公與焉有文幣白金牌花之賜太  
倉鎮海嘉興三衛軍餘四百名貼守金山衛蔡廟  
港崇明所軍人五百名防守潭子港皆支行糧然  
潭子港已坍入江軍猶影射支糧蔡廟港附近衛  
城公皆議革罷每歲省糧蓋三千五百四十石

靖壬午推南京大教場坐營丁亥改團營果敢營

城公皆議革罷每歲省糧蓋三千五百四十石嘉

靖壬午推南京大教場坐營丁亥改團營果敢營  
坐營尋奉

勅充叅將通州駐劄驗給官銀兼修河道省車脚餘  
銀蓋二十四萬有奇解戶部發太倉收貯陞俸一  
級兼賜文幣辛卯陞授署都督僉事南京後府僉  
書壬辰奉

勅不妨府事提督操江兼理巡捕公以江防重務舊  
無符驗關防不便行事疏請允給推

恩實授都督僉事追贈祖父如其官甲午春三月公  
卒賜葬于永嘉宋萬山之原祭一壇云

明叔祖考武清縣知縣墓表

越惟成化之末中幸持權汪直梁昉威勢傾宇內  
寵貴震朝廷公卿長跪稽首奉命唯謹頡頏振瑾  
雖來銳而下不論也畿邑武清軍屯皇庄徧四境  
最稱難治我叔祖美髯豐面身長玉立動止儼雅  
器度莊偉天官卿簡畀而尹之時昉牧馬斯地爲  
害百端叔祖不爲應付昉怒縛里正懸高杆以示  
之曰知縣豈不見此叔祖乃擒昉頭自者亦杆而  
懸之曰釋里正則釋頭自矣昉不得已釋之昉至  
京言叔祖不稱武清遂罷歸自是杜門不出縣尹

以禮致之不能子堂叔繼宗適應里正役尹故苦

京言叔祖不稱武清遂罷歸自是杜門不出縣尹

以禮致之不能子堂叔繼宗適應里正役尹故苦  
里正以爲叔祖必可致乃曰彼縣官自苦里正於  
我何預焉竟不見後尹愧悔言之分守車平章平  
章曰尹差矣致賢豈以威力哉率尹踵門請數次  
始一見示初我先君兄子也生而孤表伯李公貞  
姊子也少失母叔祖躬撫教之先君登進士貞亦  
中鄉試先君諱紹宗官至按察司副使封中憲大  
夫贈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云叔祖性介直執義  
蹈矩動以禮檢見子姪亦具大衣庶幾可謂幽獨  
無愧影衾言不妄發色不假人見世之多文飾者

則以爲詐云近世評品人物類以膚敏爲高下歷  
觀前古興衰撥亂類非脂韋智巧之人所能堪叔  
祖恂恂諤諤終於放逸夫豈有所不足哉大學謂  
家齊而後國治我叔祖藏居田里成教於家我先  
君表伯孤哀無告者也皆至成立今我韓氏聯翩  
科甲衣冠濟濟皆我叔祖之餘也使其授之以政  
作人之效豈不至于大行哉顧泯泯而沒世莫得  
而述焉漢之張綱李膺豈不能翊贊皇猷澤潤生  
民直方之不能行從古皆然也即其所至家人威  
如之吉矣惟晉五允升上合豈不難哉豈不難哉

叔祖諱倫字秉彝天順七年以蔡沉書鄉試中式



如之吉矣惟晉五允升上合豈不難哉豈不難哉

叔祖諱倫字秉彝天順七年以蔡沉書鄉試中式云

明裕菴處士曹縣紀君墓表

紀氏之先田不滿三百畝及處士之身有田三千粟萬石金千斤曹稱大家惟紀氏處士曰吾苟富矣夫富務施不施則人怨富務與不與則力孤富務恭不恭則衆嫉人怨衆嫉力孤而且富禍之媒也家之索也將如富何經曰富而禮天祐之吾將祈天焉於是積義儲以資婚喪建瓜室以待疾病醴途饌以濟行旅而懷之者多上交官府貴人下

結州閭豪傑而翼之者衆內修宗族外禮鄉賓而  
愛之者溥懷多則譽發矣翼衆則勢順矣愛溥則  
行達矣處士曰吾往利矣是歲也麥兩穗葉兩瓜  
牛兩犢馬兩駒而財貨倍入焉於是處士曰吾修  
之人而得之天矣行弗可怠也福弗可恃也乃修  
堰張河葺青華開元二寺焚負券賑窮乏捐數百  
緡焉壬申之變流賊劉七入于曹圍處士不忍害  
惟求名馬處士弗與或曰賊勢淫矣郡縣且不能  
支也君族危在旦夕奈何惜馬哉處士曰賊干紀  
而命旺夫助賊殺人非仁也資馬爲亂非法也旺

則焉敢賊怒焚其居君子曰吾以處士惠人也乃

而命旺夫助賊殺人非仁也資馬爲亂非法也旺則焉敢賊怒焚其居君子曰吾以處士惠人也乃知義矣處士諱旺字恭明別號裕菴山東曹縣人也生于永樂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卒于正德八年七月十二日享年七十四歲朝邑縣丞子年書之石以表公墓

明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嚴君墓表

嘉靖己酉十一月十九日君卒于京邸既歸葬越明年十二月君弟殿試天祐請表其墓先是君抵予書曰疾勢留連啓候緣踈予以爲無藥恙耳訃聞悲嘆累日夫造化之不齊將安問也以君所負

應止于是耶嗚呼傷哉君諱天祥字叔善號雙洲  
姓嚴氏吾關內馮翊之朝邑望仙觀人也嚴氏之  
先唐嚴思善之後世居長卷之西原思善初諱譔  
後以字行或曰唐有梓人節度使嚴譔賊私狼籍  
得罪誅而節度從祖震又封馮翊郡王史氏重思  
善厚德避譔嫌稱以字思善有大節善推占武后  
時來周峻法思善獨尚寬平全活者甚衆來周疾  
之謫交趾後稍遷至著作佐郎兼太史令官至禮  
部侍郎子向爲鳳翔尹今西原有思善墓祠云向  
曾孫諱威遷望仙觀父諱堯黼母李孺人君生而

靈異穎悟過人八歲能執誦大學論語即通大義

曾孫諱威遷望仙觀父諱堯黼母李孺人君生而

靈異穎悟過人八歲能熟誦大學論語即通大義  
邑侯邵君循良吏也素重人才見君大加竒賞厚  
遺之十二入縣學受學於叔父堯黼君講習經書  
至忘寢食而堯黼君又俊乂士也君盡得其學堯  
黼君又以涓北趙永州之賢命君從之遊是夜永  
州有竒夢焉歲試兩魁諸生僉憲開州劉君珂有  
精鑒得君卷曰嚴生國士也於是遠近無不推先  
嚴生者本僉憲賞識之力也庚子中陝西鄉試第  
六刻經義爲多士程甲辰登秦鳴雷榜進士觀政  
刑部授絳縣知縣期年而絳治人知向化野無盜

賊案無停積獄幾空虛有兇犯毆傷人股致死者  
累檢傷股人骨無他君取二股骨察其形色長短  
新舊不同大訊之兇犯具服蓋吏忤受兇犯賄潛  
以他人枯骨易之寡母告子不孝君廉得母與僧  
姦狀憐而釋之亦不治母曰子母之際難言也撫  
按有疑獄輒以付君惟明克允君之治絳也不以  
刑罰為威而以廉故不苛而豪滑畏不以賑費為  
惠而以靖故不擾而民衆懷不以戒令為期而以  
信故不勞而庶績熙而君又敏達勤慎故並其有  
士厥鄰環三晉而郡縣者七十餘絳縣治行第一

撫按共聞于

主厥鄰環三晉而郡縣者七十餘絳縣治行第一

撫按共聞于

朝戊申徵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明年實授未幾疾  
作彌留卒迺君生于正德甲戌某月某日至卒得  
年三十有六君性孝友五六歲時每遇美果食必  
先奉母既長朝夕惟以承歡父母為念母病泣跪  
進食呼天而禱父落一齒持之泣累日嘗因事諫  
父父怒以履踏其面笑而受之父乃感悟天祐多  
病飲食湯藥必親嘗之學每有所得必以語天祐  
居鄉謙謹重法禮鄉人愛之及為御史遺書家人  
曰凡居鄉必順天理合人情毋挾勢凌物利已損

卷七  
人常以天字安在眉頭行無不利矣初絳平陽富  
邑君三年間俸薪外分毫無取去絳時僚屬士民  
爭以進饋皆不受曰取子士人之大節豈以在絳  
去絳而遷其守乎昔兩漢取士以孝廉爲首成周  
效邦君養恬爲先夷視君履居身之珍治絳之美  
兩無所歎云

明清軒處士富平紀公墓表

公諱鶴字霄鶴號清軒言鶴唳清也世爲西安富  
平蓋村里人沒已久矣曾孫道將於嘉靖十八年  
十一月初三日舉二代之喪而葬焉道予門墻士

也請表其墓晉三代盛時德藝兼用下及兩漢猶



十一月初三日舉二代之喪而葬焉道予門墻士

也請表其墓昔三代盛時德藝兼用下及兩漢猶存一二庶叔度以家僕存主孤遂舉民牧治行稱平民安頌作傳列青史名垂千古藝何有焉近代專較文藝是故篤行之士泯沒遁世矣聞公事親孝養生送死罔不以禮哭母終而喪明勤父疾而傷生其處兄弟之間尤為恭友析產自取其薄饒沃歸於兄弟撫育族孤有室成業至于捐粟以濟歲凶煮粥以活餓殍則又行義施於鄉黨者也若公者得不謂之篤行之士哉俾寄之百里之命即無赫奕之聲其視世之取高科司郡邑貪黷肆賊

機械巧中誘惡傾善欺上毒下蕩然無復廉恥者  
遠矣然竟泯沒遁世焉公生于正統元年三月初  
三日卒於成化二十年八月初四日得年四十有  
九配趙孺人子男一女一孫男四曾孫男八女八  
玄孫男七女四公惠人也身儕於齊民壽甫過五  
十人謂天道亦無知矣今觀公狀子子孫孫繩繩  
衆多間有聞人孰謂天道果無知哉

明堂弟縣學生韓汝聰墓表

華木千葉者多不實靈駒千里者多難牧天地有  
憾造化靡齊人亦莫得而詰也痛哉吾汝聰弟多

才而位弗偶資秀而嗣弗續且不以中壽已矣嗚

憾造化靡齊人亦莫得而詰也痛哉吾汝聰弟多

才而位弗偶資秀而嗣弗續且不以中壽已矣嗚呼痛哉汝聰諱邦達字汝聰陝之西安朝邑之南陽人也我韓氏本慶陽府安化縣人宋元以來世以武貴至元中葉以金牌萬戶鎮蒲關關今隸朝邑又數世卜壠於邑南馬坊頭規模宏碩松栢十數種種皆百株壠外供祭田百畝吳彥常者世佃其田取租每歲清明辦牲品餘租供族之生員後稍稍爲田隣侵而吳亦陰賣之正德中乃計見田三十七畝與彥常姪雄爲符書供租如故事初洪武初髯祖者始罷武階爲齊民亡入洛南縣家史

失其名但相傳髯祖云後念朝邑壠在焉携長子  
平輔袒歸朝邑留餘子於洛南今其族亦甚繁盛  
云又四世至祖顯奉政大夫刑部郎中贈通議大  
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張淑人初封太安人繼  
封太宜人贈淑人旌表節婦生伯父廷義官伯母  
白孺人生汝聰少穎敏美姿容先中憲府君愛之  
取爲子以蔡沉書補縣學廩膳生後伯父以余兄  
第四人俱登名仕版伯父八子獨汝聰乃復取回  
子之初汝聰赴同州歲試伯父偶得暴疾急召汝  
聰歸已易箒不能言汝聰號哭計無所出跪吮伯

父喉中痰出乃張目一視曰汝歸矣遂卒汝聰謙

聰歸已易簣不能言汝聰號哭計無所出跪吮伯

父喉中痰出乃張目一視曰汝歸矣遂卒汝聰謙讓能忍納交時豪門多長者車轍然嚴毅有智畧人多畏而不敢犯里中有爭皆赴愬多不之官一判則人不敢再辭再辭則傾財助直者必令勝白孺人之喪遠近賢傑無弗吊送者宗人以為吾韓氏駕海之梁云生于弘治庚戌七月十七日卒于嘉靖甲辰八月初七日享年五十四歲先以嘉靖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于新阡縣南西原之上因畧摭其世系行實梗槩表其墓云

明故蒲城雷公墓表

公既卒子介一行人既自為誌納諸幽壙矣嘉靖  
壬寅介一卒孫縣學生洵溥予門墻友也將葬介  
一請文以表公墓公諱太初字本仁姓雷氏世為  
陝之西安蒲城人今

聖天子龍飛改元誕恩公以壽官公幼淳謹以孝恭  
聞讀書僅能紀家務性狷介寡合故異趨者頗不  
悅而同道者則愛重之慎取與畏法義見非分之  
物必懼焉若浼成化初西邊用兵官府給金購糴  
寬限以召商人爭趨之公獨不領金衆曰值高限  
遠奇貨可居也奈何弗取公不答逾年徵糴以年

之稔也倍其數且輸之邊死徙者殆百家後部糧

遠竒貨可居也奈何弗取公不答逾年徵糴以年  
之稔也倍其數且輸之邊死徙者殆百家後部糧  
甘肅衆以官值易布糞規厚利公獨齋糶本色同行  
者笑其拙抵肅而兵殷用急部使者比杖日且二  
三四邊一時不能貿易有司督併妻子捶楚無完  
膚至破家以償一日昧爽偕同里數人適野途中  
偶坐者見來疑其捕已也不暇取所携走見遺金  
一袋衆競分之公獨不取且曰異哉亡金客見諸  
君分金而弗顧恐有他故且非分之物得之不祥  
越月監司獲盜諸分金者皆為盜指誣而被劫家  
又皆識其為家金也竟無以自白斃於獄正德中

縣侯劉東岡大謨以御史謫循良尹也以公負鄉望辟為鄉飲賓不就劉親身至其第卒亦不赴劉甚高之平生凡與鄉人論談每以力田教子守分為先家政外則課子讀書泊然靜處而已公生于正統六年辛酉閏十一月二十六日卒于嘉靖十三年甲午六月初四日享年九十有四子兩所謂介一也正德甲戌舉進士為行人司副以縣令致仕朱子曰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惟仁義則未嘗不利也公不領糴金不買官金不分遺金人皆嗤其愚也卒之衆皆亡身破家而公獨安樂焉信利

義之相去遠矣因詳書以表公墓為世之貪利而



其愚也卒之衆皆亡身破家而公獨安樂焉信利  
義之相去遠矣因詳書以表公墓為世之貪利而  
不思想害者之鑑云

明贈文林郎河津縣知縣逸恬樊公墓表

公歿且二十有六年矣子得仁以監察御史擢四  
川行省叅知政事將表其墓以文問予予觀樊氏  
世德知樊氏之必興也予追交公公精神秀爽資  
性聰敏心意豁如也田園廬室苟合苟完不戚戚  
以求羨不妬勝不曲徇苟志同情適暢飲終日若  
遺棄生事者得仁則剛毅而通達浚明而仁厚久  
要不忘有古人風尹河津按直隸民懷士頌聲望

卓然故觀公則知今日有得仁觀得仁則知樊氏  
之大將不止今日矣公諱勛字功甫號逸恬馮翊  
朝邑之北石村人也以得仁為河津時贈文林郎  
河津縣知縣父清齋公為榮縣典史時川蜀盜起  
清齋公部餉松茂病甚公代領卒事為諸郡邑先  
榮尹下堂迎勞上官以詩對旌之會清齋公入

覲至湯陰寒病不汗公解衣溫抱如是三日猶不汗  
且不食夜夢老翁曰是病得艾愈乃迎艾醫分痛  
灸病果愈其事母嚴王楊繼母望仙楊皆以孝聞  
公雖不卒學然曉識大義初成化乙巳歲大饑清

齋公欲公以列入監公辭曰一子侍養典章也以

公雖不卒學然曉識大義初成化乙巳歲大饑清  
齋公欲公以列入監公辭曰一子侍養典章也以  
才自貴顯者尚乞歸况以粟易官為邪且迎伯父  
義及諸從兄弟就食於榮又樊朗者伯父遺腹子  
也清齋公撫至成立畀之婚室田業公亦體父志  
友愛之冬月鄉人有寒者公解衣衣之其人請計  
值後償公曰劬賣衣者邪配楊孺人亦以得仁官  
封云

明四川瀘州吏目屈君墓表

君諱泰字道隆姓屈氏本楚公族也漢高帝徙齊  
楚豪傑於關中遂為華陰人世居義合里祖諱韶

縣學生入太學祭酒司馬公詢合六館試之每魁  
多士謁選吏部授山西隰州同知有仁政祖妣李  
孺人考諱弘仁以君兄都御史西溪先生官刑部  
時封員外郎天性淳雅言行不苟曰朱子我師也  
吾大者弗能乃弗能遵小學耶楷書遒勁類歐陽  
詢仗義輕財愛人謙已鄉人式焉妣李宜人亦以  
西溪先生贈君生八月而李宜人卒育于李孺人  
同知公既守廉不苟取比謝事歸又適成化乙巳  
之荒西溪先生已爲學生君力田供養父兄弗暇  
業儒稍裕則長矣就吏一考嘆曰吾家世以儒而

吾以胥史何爲者哉不赴調縣尹謁同知公勸之

業儒稍裕則長矣就吏一考嘆曰吾家世以儒而  
吾以胥史何為者哉不赴調縣尹謁同知公勸之  
進後授河南永城縣典史署縣事時西溪先生督  
撫淮揚縣里正懼君依勢為威多斂銀麥餽之君  
皆叱却正曰各里循故事具白金為節儀弗容進  
一人偽言叅稟入于堂擲金於地疾馳去君追還  
付之流賊猖獗撫司發銀千兩為軍需君與暢進  
吏者方易其半賊至城陷盡焚之吏謀曰既焚無  
稽餘銀五百若通纂入完案誰則知之君厲色曰  
國家多難又因以為利即子孫乞於市亦不為此  
縣有國戚二張素橫遠近趨媚君獨弗禮家衆大

不平欲辱之一人曰渠西人素剛安肯甘受則損  
威多事矣幸庵彭公總制河南知君檄供事軍門  
屢獲功賞總制凱還論功奏陞四川瀘州吏目

欽賞白金段疋羊酒瀘蜀大郡也憲司治焉民俗好  
訟憲司有難決事輒下君後巡撫大臣行瀘稅多  
欠下君典徵事民素畏君皆完大築某收侵數千  
石君庶實其懼懷二百金求免君不聽竟置於理  
時營建宮室採大木千餘章巡撫及採木司空選  
能幹官解木君與焉水手解戶千餘人往返日費  
總萬餘咸君主支無纖毫不明瀘之分界居民倚

兩郡影射尤習刁悍官亦弗能禁君嘗位槐牙鎮

總萬餘咸君主支無纖毫不明瀘之分界居民倚

兩郡影射尤習刁悍官亦弗能禁君嘗位槐牙鎮  
鎮分界處也有鬻民立公側言詞悖慢問之曰富  
順民也究之寔瀘民百餘人持械器譟至君呈兵  
司治以法自是無梗民矣庚辰春思封公年高致  
仕歸家居十餘年安分自律非公事不入城廓君  
居官十年餘里居十年餘業業謹篤如一日可謂  
難得也已公生于成化三年十一月初四日卒于  
嘉靖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七瀘士  
吳子莫曰屈南衙不好士人獨與子莫善因飲從  
容叩之南衙曰泰行素為士人輕動曰胥史也泰

仰之若天日及泰遊歷四方見官于郡縣者貪殘  
巧中教奸詆善發財黷貨動以萬計民有一怨言  
立亡身破家剝民之脂膏以媚權貴賢人君子無  
如我何者百計凌之以張已威類皆士人也泰又  
心疑之子莫不覺擊几長嘆曰若此者視南衙取  
與不苟強禦不畏也奚啻溷廁哉君子縣學生徵  
請以表其墓

明湖廣高竅巡檢司巡檢贈文林郎山西襄  
陵縣知縣尚公墓表

正德丙子六月十八日公卒坵淺土越三十餘年

嘉靖辛亥二月二十六日公子主事君薰等葬公



正德丙子六月十八日公卒塋淺土越三十餘年

嘉靖辛亥二月二十六日公子主事君薰等葬公于縣東高原祖塋之左朝邑韓苑洛表其墓曰北條之水有長河西合於崑崙東分爲九河九曲圜乎華夷北之水惟河爲大也南條之水有長江上連乎洞庭下會于彭蠡一水限乎南北南之水惟江爲大也人見河之大則仰思星宿之海人見江之大則仰思岷陽之泉納漢沔受蘭窟萬流奔趨溯流而源汪洋澎湃可知矣使河非星海則行潦耳將朝盈而夕涸使江非岷泉則兩渠耳將秋澤而春乾安能其大若是乎傳以顯揚爲孝之大者

非以其子之賢可以蓋前人之過愆非以其子之  
貴可以榮前人之封號潛德幽行前人冥冥之仁  
因是而可徵也古之仁三公奕世楊氏放雀之仁  
著矣九卿顯名于氏治獄之仁著矣公雖歿矣公  
之嗣子若蘭若薰若芳聯翩仕籍而薰以進士爲  
部屬芳以鄉舉爲縣令二君才名濟濟異日崇階  
大拜未可量也非公陰德之隆可以致是夫陰者  
人不得而知也若顯德著聞或以名彰或以位貴  
或以祿富身積其德身受其報非陰也必蓄德盈  
缶泯然無聞於終世然後不盡之福衍及後人而

前之善始著焉公位不過下士祿不過代耕名不

缶泯然無聞於終世然後不盡之福衍及後人而  
前之善始著焉公位不過下士祿不過代耕名不  
過見知於閭里使非二君亦墻野蕭然一荒塚耳  
故觀公者當觀於崑崙九河洞庭彭蠡以溯於星  
宿之海岷陽之泉可也若公居官而守官箴居鄉  
而篤鄉誼居家而肅家政如狀之所列人之所知  
者特沈潛旣道灘汭支流耳不足以盡公也易曰  
積善之家必有利慶蓋以子孫之慶歸前人之善  
焉公諱達字伯通姓尚氏關內西安之武功人以  
掾士授山東青州府永阜倉大使改授義河馬房  
草廠大使改授湖廣高竅鎮巡檢司巡檢以薰囊

卷七  
陵縣知縣三年考績贈公如其官生于正統乙丑  
六月初五日卒于正德丙子七月十八日享年七  
十二歲云

大明大中大夫陝西布政司右叅政北澗王  
公墓表

公道富而施不旣職舉而位不究行修而人不知  
中遭毀阻放逸沒世寒泉弗汲君子心惻焉於是  
尚書韓苑洛表其墓曰夫登山者不必至其巔但  
峯巒翠抱有花有竹有松有栢可櫟可亭即勝地  
也涉泉者不必至其源但豬匯清深有荷有菱有

蝦有魚可舟可釣即佳境也登仕版者位無崇卑

也涉泉者不必至其源但豬匯清潔有荷有菱有  
蝦有魚可舟可釣即佳境也登仕版者位無崇卑  
克宅為賢職無小大就列為稱公始稽鈔關繼監  
允運會計稱當習蠱畫剔督理邊餉出納惟允芻  
糧充足三軍感悅當其時節鎮大臣至與之謫確  
邊機謀議撫政而元戎叅佐莫不稱嘆敬服其浚  
明亮采溢於常職之外又如此此其主事員外郎  
中舉職于部屬者也自郎中進叅議分守關西開  
司平涼平涼多宗室且驕橫凌轢官府侵虐小  
民公均祿糧以治其本根刑撥置以剪其羽翼姻  
眷比附者連坐以法由是豪強斂跡官民不擾胡

店有劇寇大肆劫掠公擒其渠魁釋其脅從地方以寧撫臣上其事

天子嘉其功金幣羊酒均錫焉由叅議進副使振揚風紀一道澄清乃承祖母之重繼接祖父之喪哭奠殯窆必誠必信虞祔祥禫一遵古禮起復河南尋進叅政整理驛傳關內稱平而公罷歸矣此其歷藩臬而舉職于外臺者也使其進節鎮陟卿相則其贊襄陳力豈不如今日哉彼負重而棟橈實美而鼎折一縲之外失足則隕百泓之中逼視則陷又惡用登蓮華之峯問崑崙之西哉夫鈔關監

兌皆貨利之所藩叅臬副皆顯要之官至於大同

陷又惡用登蓮華之峯問崑崙之西哉夫鈔關監  
允皆貨利之所藩叅臬副皆顯要之官至於大同  
邊郎羨餘每巨萬而開中招買之利動輒不貲公  
始終冰玉自持無毫髮誣染又常以士庶女潔一  
虧終玷訓其諸弟姪則其自處可知矣而當道以  
簞簋不飾論罷公官夫瓠巴鼓瑟至感流魚奏之  
王門誰爲之聽故卞氏之璧徒抱泣于中野而已  
士之見知古今爲難人不知公豈足異哉雖然方  
田王公之狀南澗楊公之誌歷歷可述漁石唐公  
謂之中流砥柱異時觀風者采之布之天下傳之  
後世孰謂人果不知公哉昔貞晦先生沒世而名

不稱唐儒申之曰天至高而卑聽鬼神至幽而明  
聽天知之鬼神知之何謂名不稱哉嘗聞之水深  
而波易動木高而風易搖方田謂公方正自持不  
習諂媚是故有以招之矣然合抱之良蛟龍之生  
胡損焉公姓王氏諱納言字允忠號北澗山東淄  
川人正德丁丑進士孤時思時錫登之石

大明文林郎長壽縣知縣贈承德郎工部虞  
衡清吏司主事趙先生墓表

先生卒且三十餘年矣嘉靖壬子子求州太守渭  
北公粵若稽古撰述懿行請吾友四川行省少平

章渭野樊子為之狀參贊尚書苑洛韓子童時習



此公粵若稽古撰述懿行請吾友四川行省少平  
章渭野樊子爲之狀參贊尚書苑洛韓子童時習  
知先生素履狀又實錄也于是表其墓曰士君子  
胸懷脫落而無所閉藏資性淳懿而恥爲機械制  
行坦夷而不爲隱怪此居身昌後之道希賢進德  
之基也今觀樊平章所述疊疊千餘言凡先生生  
而家士而庠出而官處而鄉平考無遺大率若此  
所謂脫落淳懿坦夷者皆先生之所長閉藏機械  
隱怪皆先生之所恥也世固有雄才宏畧談笑以  
揮天下之事而曾藏險陂又其有高視闊步問學  
自修托跡于孔孟而內實徃汚人見其飾功揚名

登榮陟顯或者峻視于先生而不知皆先生之罪  
人也先生以是而孝于親以是而友于兄弟以是  
而尊賢取友以是而敦本崇質立教于延津以是  
而省刑薄斂敷治于長壽以是而周貧濟急敦睦  
于鄉閭是故父母安之兄弟友之朋友與之學日  
光大教日弘敷民日感懷鄉閭敬而慕之矣以先  
生之實則雖有服大僚可也乃位不過郎官名不  
過鄉士人謂善無徵也而渭北公通達明敏強學  
飭躬服先王之教益弘其業登名鄉試賜第黃甲  
官部屬終郡守宦跡所至卓有令聞而先生以渭

北公官工部時贈承德郎虞衡清吏司主事然後

官部屬終郡守宦跡所至卓有令聞而先生以渭  
北公官工部時贈承德郎虞衡清吏司主事然後  
士君子之報始伸而先生之心慰矣先生諱龍字  
虞臣己酉鄉試中式授河南延津縣教諭陞四川  
長壽縣知縣配仇安人渭北公諱儒字席珍號渭  
北云

施洛集卷之八

曰... 卷之八

[Large area of text obscured by a dark, textured stain]

卷

三

苑洛集卷之八

葉母還金傳

利者人所同欲金又利之重者也世衰道微士多  
懷利豈惟後世昔榮夷公好利則成周時已然矣  
豈惟成周三苗泯泯焚焚富者以貨奪法雖唐虞  
時固已然矣豈惟唐虞黃帝時蚩尤始倡爭端以  
殘其衆而利源以興載觀斯世固有高才雄辯談  
笑而揮天下之事亦或博洽脩文習富五車之書  
手操班揚之筆至于焚泯之利顧戀戀焉弗能引  
而決之以賈禍媒敗者衆矣故見利思義古今所

難也葉母以閨房之人能返自來無後虞之金斯  
不足表而揚之以風汙俗乎作葉母還金傳葉母  
新安人今中書君彬母也隨夫封公僑杭時中書  
君甫六歲獲遺權函金二兩歸諸母母驚曰無力  
而有獲不祥環里閭求亡金子終莫得母曰函金  
于權末賈也蓋罄其產而亡將無生矣夫已利而  
殺人大不祥將安用是乃命僮俟諸閭布販者亡  
金子涕泣言遺狀審果亡金者遂付之亡金子以  
疋布謝母又固却之亡金子感泣去明日率妻孥  
稽首庭下且曰我小子徐誠也惟母子子孫孫永

享祿後過門必拜母久不便途則專謁且以母德

稽首庭下且曰我小子徐誠也惟母子子孫孫永  
享祿後過門必拜母久不便途則專謁且以母德  
告諸人人而當世長者聞母還金德歌詠之撰述  
之集成卷冊云贊曰昔密康公得三女密母曰女  
三爲粲粲美物也何德以堪之必致之王而康公  
不聽王滅密密母葉母其見同而康公中書君異  
也今中書君直內廬日與宰輔供機事而他日晉  
陞無量矣班彪有言嬰母知廢陵母知興然則密  
母知禍而葉母獲福邪

王太安人傳

嘉靖丙戌正月初七日太安人卒其子吾友蒼谷

王子以傳聞竒顧竒也辱王子知爰以其所聞者  
序次之初正德壬申王子以山西左叅棄官歸養  
不習王子者或非刺之戊寅薦叅四川不起壬午  
改元奉

詔起用乙酉薦叅陝西起才五月而太安人卒王子  
匍匐出關哭之慟人以王子過禮矣夫王子之志  
可傷也王子學期壯行而十五年漠然伏里舍下  
夫豈忘情於斯世哉凡爲太安人也王子淬礪名  
節如完趙壁顧甘心謗議浩然長往夫豈以過行  
自負哉凡爲太安人也當王子之薦也方固辭太

安人命之出王子曰母老矣太安人曰正吾老汝



自復哉凡爲太安人也當王子之薦也方固辭太  
安人命之出王子曰母老矣太安人曰正吾老汝  
宜出矧今吾尚健復幾年卽汝真弗能出矣吾將  
再世見汝大行哉王子幡然起單車入陝進退之  
志尚未定也乃遽及此王子之志可傷也其慟宜  
已太安人姓聶氏邠人平山先生之配也平山先  
生姓王氏名璇字天噐以貢士授漢中府南鄭縣  
訓導陞宜川教諭以王子貴贈承德郎兵部職方  
主事太安人亦以獲封焉父聶翁個儻慷慨義孚  
於鄉閭人咸尊之稱曰聶翁母王孺人敦厚醇懿  
太安人生而異常女靜慧婉婉幼能服勤鍼絲終

日聶翁愛之每媒氏至聶翁輒曰女須名儒也時  
平山先生秀出土林聶翁擇而歸之初王氏爲鄰  
大族至平山先生中衰矣太安人適遭其阨年始  
十七乃躬操井臼事翁姑曲逢其意翁病久護床  
妯娌事之或稍怠太安人爲益慎且曉譬諸怠者  
姑每病太安人晝夜扶掖至手滌溺噐君子曰太  
安人孝姑性嚴家政必均妯娌或欲獨勞太安人  
者姑覺問太安人且曲揜蔽之伯兄父子習訟善  
誣衆共訾之太安人曰是誠未能感之他日復及  
太安人人或白之太安人曰誠不足也誠苟至奚

宜至哉君子曰太安人讓平山先生旣廩食太安

言太安人曰誠不足也誠苟至奚  
太安人人或白之太安人曰誠不足也誠苟至奚  
宜至哉君子曰太安人讓平山先生既廩食太安  
人復內政甚理王氏中興焉成化甲辰歲大凶人  
相食太安人佐平山先生施穀賑饑全活餓人王  
富輩甚衆諸餓人死且言太安人不置平山先生  
在南鄭時漢中守長者也爲女擇婿因延太安人  
試問之太安人曰吾兒已指腹獲耦矣子婦董氏  
死南鄭平山先生任滿家衆欲瘞其地太安人必  
載之歸君子曰太安人義平山先生性介急酒而  
益厲太安人曲爲承順終其身敬如賓每平山先  
生從外來聞其履聲卽肅然戒容平山先生旣卒

家政悉聽王子王子方以安貧樂道爲高人或有  
所覬辭受悉聽王子曰勿奪吾見志君子曰太安  
人順初諸婦或中饋未脩平山先生怒命撻之太  
安人持杖入厨惟擊藁席若撻聲子婦維多女視  
之有過未嘗面數撫愛王子兄弟備至及諸孫亦  
未嘗不以義方訓之君子曰太安人慈平山先生  
始一貧甚高氏女奔歸告饑適絕糧平山先生無  
何爲汲水綆復短續以腰帶女旣飲曰水止止渴  
爾太安人抱之泣旣貴顯每每稱說故貧時事弗  
諱寒素之士多述太安人志其妻妻得接聞太安

人者皆驩然歸也正德末諫巡遊者多杖死太安

諱寒素之士多述太安人志其妻妻得接聞太安人者皆驩然歸也正德末諫巡遊者多杖死太安人聞之泣曰吾兒薄粥復自茲始矣君子曰太安人識太安人生於正統十二年八月十三日至卒享年八十歲子男六尚忠娶董氏繼趙氏尚文娶寶豐牛氏尚志娶劉氏尚綱娶周安人卽竒稱吾友蒼谷王子也尚明縣學生平山先生病明嘗剖股太安人疾不赴試提學蕭公鳴鳳移文旌之娶汪氏尚簡冠帶生員娶郭氏繼文氏女三長適孝子高光霽先太安人十日而卒次適太學生劉山青次適里人于思瀾孫男十二女十七漸娶徐氏

津儒士娶郭氏渡聘趙氏長適周氏次適生員岳  
縉次適劉型次幼未字尚忠出湯娶馬氏濱生員  
娶宋氏闌聘趙氏長適周迪次適智思鳴次字郭  
上尚文出漸娶梁氏洞娶劉氏潺娶仝氏長字郝  
師堯次字高抗尚志出同壬午舉人娶祥符李氏  
和生員周安人卒與父廬墓三年父殤又獨居三  
年府幼俱未聘長適大學生信陽何夫次字葉縣  
儒士牛沈裕尚綱出長適高東次字劉桐次字生  
員張思次字宋光亨餘幼未字尚明出曾孫男五  
女五贊曰女德之貞尚矣卽其房闈閨壺之懿質

諸史冊君子固以爲難也固未聞布積穀活餓殍

女五贊曰女德之貞尚矣卽其房闈閨壺之懿質  
諸史冊君子固以爲難也固未聞布積穀活餓殍  
反忠致誠安貧知常儼乎丈夫大賢之極致者斯  
亦不足以式內乎太安人者蓋鮮矣

郭宜人貞節傳

慨夫淳風旣漓季世日偷苦節殊勞視爲身外蒙  
垢偷逸厚誣性命雖章縫之士且志圖乎膚敏矧  
簪珥之人能操存於恒一斯亦不足尚乎作郭宜  
人貞節傳宜人姓談氏戶部江西司郎中郭君汝  
能母也年十七歸贈君贈君有二子孟某仲爲郎  
中贈君歿宜人未及三十而孟某繼歿郎中甫九

歲當歲大凶鄉人宦而富者見宜人家貧又無依  
倚數凍餓幾死謂其志可奪媒問之宜人痛哭曰  
凍餓死小事耳吾不死殉者以遺孤在也吾豈畏  
死者卽死可見吾良人於地下媒何以至此哉卽  
嚙指流血淋漓呼贈君之靈酌而誓之以示不二  
媒氏嘆懼而退乃力作田績撫卽中當就外傳時  
命之學用或不及鬻田爲資或解衣爲卽中購書  
而卽中學遂成登名正德丙子鄉舉錄矣後卽中  
歷州郡至今官濟職有聞者本激節婦之苦心撫  
教也嘉靖戊戌有司以宜人貞節事聞

詔表其門士大夫高宜人節爭爲詩及文頌揚之



教也嘉靖戊戌有司以宜人貞節事聞

詔表其門士大夫高宜人之節爭爲詩及文頌揚之  
乙巳太廟工成禮備

天子推恩臣下贈君得贈今政大夫戶部江西司郎  
中宜人亦獲贈云贊曰吾友王端溪曰易所謂貞  
夫一者其斯人歟夫古之制莫先範女師女師立  
而男女正萬化出矣談氏之行可謂錫類也

### 李烈女傳

他女之烈者耻汚之辱已也死烈女已能潔矣而  
耻人之汚死焉嗚呼烈矣作李烈女傳烈女姓李  
氏陝西西安府同州朝邑縣嚴伯村人锦衣衛冠

帶總旗德澄之女也嫡母劉氏早卒繼母王氏生  
母京張氏烈女甫六歲而父卒李氏名族門第甚  
高王氏恐其汚也改事他姓烈女獨與京張氏處  
張氏者京師人故稱京張氏夫亡年少烈女不勝  
其汚也然痛父之無後哀母之無依大哭三日服  
毒死年十四贊曰將不詳書其事烈女之心無考  
也將詳書耶甚非烈女之志也推烈女之心寧無  
書焉庶烈女之心慰矣古今烈女多矣事之難處  
情之難決如烈女則古今所無也嗚呼傷哉吾之  
爲此一字萬涕矣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工部尚書陳

爲此一字萬涕矣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工部尚書陳  
公傳

公姓陳諱鳳梧字文鳴號靜齋陳氏之先金陵人  
後占著名數家於恭和家史始祥可祥可生道源  
道源生良佐良佐生季榮季榮生彬通地理學公  
曾祖也祖震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  
黃氏贈淑人父恭號東菴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贈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姚氏封安人贈  
淑人公幼而靈異生五歲東菴公卽命就社師所  
卽能勤勉同社生祀先聖卽取古聖賢列名號祀

之東菴公爲模夫子石刻像昇之里善繪者王隲  
嘉公志畫夫子及配哲像遺公公謹事於家南樓  
朝夕焚香拜春秋上下請於東菴公致牲品奠祭  
人有夢朝衣朝冠上下樓者皆謂公精誠感格神  
像來弘治己酉年十四提學教公山考附學教名  
士慎許可獨稱噐公乙卯二十一鄉試中式九月  
東宮千秋節縣尹率僚屬稱賀四相缺一公卽代缺  
相登降卒禮若學生人知其偉度云丙辰登朱希  
周榜進士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戊午授刑部廣西  
司主事清寧宮災公應

詔言時政曰保全外戚謂

司主事清寧宮災公應

詔言時政曰保全外戚謂

皇親張鶴齡寵賚過厚也曰追將念忠直謂太監何文  
鼎直諫死郎中丁哲執法誣故勘吏徐珪論救哲  
編之民也鶴齡貴震天下文鼎

孝皇惡怒甚而哲又權幸所切齒者曰痛抑奔競曰  
斥絕異端曰慎重民力疏上

孝皇感悟文鼎與祭奠哲起用珪免考與本等除縣  
丞云辛酉主事三年進階承德郎東菴公封如公  
官肅淑人及配蕭淑人皆封安人大司寇閔公簡  
公入本科典章奏壬戌陞浙江司員外郎二月上

副榜舉人疏曰寬副榜之額曰弛限年之禁七月  
上嚴祀典以尊先師疏癸亥奉

命江南審錄重囚多所平反初巡按御史誤決要囚  
部擬公便勘

孝皇遣中官問內閣輔臣曰員外能勘御史事輔臣  
曰雖員外有風力者公以囚當死特失候

命耳今既遷官宜從紀錄法

上允之公嘗曰仕優則學必先審刑獄精律例方可  
及考古一時主事王守仁潘某鄭此名士也講  
學論文或至分夜當時或稱西翰林云九月陞湖

廣按察司提學僉事公仰體

學論文或至分夜當時或稱西翰林云九月陞湖

廣按察司提學僉事公仰體

勅諭一以崇正學迪正道爲已任推行

聖制爲十八條自爲三十一條刻行郡縣爲諸生規  
品士維公同年御史第某公表第某列下第縣學  
官爲請白公曰顧公論在學校而提學學校首安  
可私凡以督士者何邪閱卷務詳盡一字一句必  
加評品曰一卷一人之功名也吾一人可受不明  
卽士子屈眉恨矣見星出見星歸五日召諸生親  
爲講解曰吾蓋作師勤先也日四生更迭在門諸  
生來參者兩生引至堂唱曰某處生某人某事見

卷八  
曰非特尊崇師道亦示無私謁也陞山西副使督  
學政亦如湖廣時撫按不得預試事制也巡按多  
侵越公曰是遵御史不遵

朝廷如職守何初湖廣當試期公預白之巡按巡按  
達大體者李君天賦從之後至山西則巡按已檄  
下二司矣公自度不可以言語諍乃具疏兼程上  
聞

上報曰如制巡按乃不試初湖廣時湯巡撫送黜退  
生且欲復廩翁巡按送民生十數入學公皆黜章  
之守武當者韋太監故司禮監也又正德時故事

二司皆坐旁席公謁韋府門中禱公報曰開中門



之守武當者韋太監故司禮監也又正德時故事  
二司皆坐旁席公謁韋府門中僞公報曰開中門  
則入否則投刺回及入公據正席而揖韋前席辛  
未擢湖廣右叅政時流賊劫掠南贛提督發兵勦  
捕撫臣以公守郴桂蓋以接壤南贛也公檄守備  
提兵營於交界以俟夾攻復覽秀於湘江洞庭登  
眺於太岳石鼓所至查理錢穀詢問民隱暇則召  
諸生論文督武士較藝時郡守頌白詞華宋玉號  
令條侯也壬申聞韋安人訃哭幾絕水漿三日不  
入口抵家哭又幾絕茹憂卒哭陞祔祥禫一遵古  
禮初邑城新築有喪者率入城公曰制喪不入城

吾道靈輻入非易筭意也豈葬之以禮乎服闋權  
山西按察使丙子廷議起都御史王公雲鳳整理  
鹽法王公薦名賢七人代而公預焉王公篤道在  
肅少與可俯視一世者也乃推讓公五月聞東菴  
公訃哀痛喪儀一如韋安人之歿戊寅服闋已卯  
補河南按察使辛巳谷閣大用迎

今上入繼大統谷正德中八黨之梟素擅權驕貴視  
公卿如僕吏副使王公縉出謁人曰谷素尊大當  
長跪王守道王也曰君子寧身被窘辱不徇人以  
非禮之恭大用果怒辱之河南二司聞之大懼議

接見禮公曰三司方面無跪人禮在禮當留茶話

非禮之恭大用果怒辱之河南二司聞之大懼議

接見禮公曰三司方面無跪人禮在禮當留茶話  
衆皆默然公曰王公見辱勢孤耳今吾三司俱在  
彼雖恃勢亦不能加至則長揖再拜大用果答拜

茶話如禮

皇上初登寶位上疏言時務一曰正大本二曰崇聖  
學三曰勤聖政四曰簡近習五曰慎朝祭六曰舉  
人才七曰選邊將八曰正風俗公性既明決而法  
律又精故無冤民省發明速無罪者令各自便歸  
故胥吏解人無以投其隙兩省刑獄稱允克云陞  
山東左布政使案無停移門無候人一切銀兩付

卷八  
之右布政陳君奎凡收支秤扣一任之陳而公分  
毫不經手曰士之清猶女之節豈惟身不可失男  
群亦不可入也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時益都  
萊蕪礪賊王堂等聚衆流劫山東河南北直隸勢  
甚猖獗公相機剿撫捷聞降

勅獎勵白金綵幣均錫焉

朝廷上

章聖皇太后尊號覃恩公進階通議大夫祖考妣考  
妣俱獲贈甲申三年考績廕孫圻入監讀書初公  
以山東差役繁重民流田蕪比之他省爲甚凡事

務從節省安靜不擾其大者奏聞臨清倉夫級管

以山東差役繁重民流田蕪比之他省爲甚凡事  
務從節省安靜不擾其大者奏聞臨清倉夫級管  
倉內官剝削需索且拘留數年不得脫應是役者  
往往傾家甚怨苦之公奏徵銀募役年終更替官  
馬之養死補備驢馬戶至賣子鬻產不能償公亦  
因事奏令每馬徵銀二十兩解太僕寺買補云改  
南京都察院攝院事八月上丁祭先師故事五品  
官前一日常服至文廟四拜禮回公檄各官祭服  
陪祀先赴監禮御史報名查考改南吏部侍郎遷  
右都御史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十一府地方時  
寧國府宣寧五縣愚民相率擾亂凌辱官府據守

城門內外不通蓋高淳縣原養官馬五百匹而淳  
民日困腴田多為宣城五縣富民買去淳民屢奏  
貧困賣田狀先撫臣議覆撥淳馬二百匹派宣城  
諸縣本均平法當時有司處之失當故致變報至  
人心懼惑然是時符驗關防書吏俱未至公從權  
諭撫令各解散保身家養馬事別議處分五縣民  
郎時聽命乃會南太僕及應天巡按共議馬匹仍  
淳民領養以淳之驛傳銀改派五縣奏下如擬而  
淳及五縣民心俱服廕孫圻殤公以疾乞休

上報曰御駁歷中外素有才望南畿重地宜用心撫

巡以副委任不允辭初上元江寧二縣差役繁重

上報曰卿敷歷中外素有才望南畿重地宜用心撫  
巡以副委任不允辭初上元江寧二縣差役繁重  
人民凋耗其稍富者徃徃投充內府神帛堂以圖  
影射正德十六年

詔革之後守備中官復奏補貧下之民將逃竄公具  
疏奏免南京各衙門非奉公差輒檄望夫隸輿馬  
硃墨紙筆柴炭小民怨苦公檄下應天府力禁之  
由是小民雖得息肩而顯貴者頗不說蘇松等處  
稅糧甲天下逋欠者多大家公下令曰租五十石  
不納者各戶自解人畏自解爭完報於是大家率  
怨主守民多侵欺轉販重坐至破家不革公檄府

卷八  
候三四起差官督解而侵欺之弊絕再疏乞休

上溫旨勉留男曙補廕上疏祠武進兵部尚書陳洽  
於常州府毀淫祠祀土穀之神令春秋仲月里正  
率戶民致祭會飲讀法或爲社倉儲常平或爲社  
學訓蒙士復疏乞休

上復勉留再疏未及下而不知公者惑於顯貴人諸  
大家多口論罷公矣公怡然就道旣抵家閉門掃  
軌不輕接謁進脩著述無間時日辛丑三月中旬  
疽發於背至四月初一日酉時卒卒之辰尚洮頰  
衣冠如平時享年六十有七訃

聞賜祭二壇官爲營塋事贈工部尚書云公容貌偉



疽發於背至四月初一日酉時卒卒之辰尚泐齋  
衣冠如平時享年六十有七訃

聞賜祭二壇官爲營葬事贈工部尚書云公容貌偉  
秀儀度儼雅望之知其爲有道人方剛執法人無私  
干雖權貴不少假借然謙抑恭慎不以爵位自大  
一念好賢之心不啻自口出爲政以人才教化爲  
先歷官所至興學校褒節義禮賢俊獎恬退黜奔  
競賑貧乏抑豪右凡有裨風化靡不舉行立法雖  
嚴然以惠澤爲主故山西河南湖廣啓行時士民  
號哭擁送道路填塞事親孝處兄弟友愛然必以  
禮節奉先有祠歲時朔望朝夕皆如儀強學日新  
老而不倦所著有脩辭錄毛詩集解困知記集定

古易靜齋奏議學以聖賢爲師範不屑屑於詞藝  
之末整庵羅公欽頌曰公手不停披集解六經多  
至百卷旁搜約取率有定見而不爲苟同近世異  
言滿耳離真失正終莫自悟後生小子或分一席  
寓一榻於斯以日聞公之緒綸以弗迷其所向又  
非幸歟而胡公績宗亦曰公之學古學云配蕭淑  
人子勇三長時次曙補廕者也次睢女四孫男二  
長郎圻次垣贊曰爲國任怨者臣之忠忘一身利  
害者士之節當正德時權宦肆虐流毒縉紳省閣  
臺垣罔不降志屈身常太監之正席谷大用之正

禮不亦壯哉今時豪傑臨死生禍福大節輕若鴻

臺垣罔不降志屈身常太監之正席谷大用之正  
禮不亦壯哉今時豪傑臨死生禍福大節輕若鴻  
毛漠然無所動顧于監察諫垣則默然退遜莫敢  
與之較是非品得失湖湘之黜民生晉陽之阻小  
試恹恹然無所顧忌非古之豪傑乎至於南畿之  
政孜孜爲民而貴宦大家之怨不避焉雖終罹多  
口遺佚沒齒臣忠士節斯無負矣昔公之每離任  
而行也士民輒號泣擁留填塞道路有由然哉曾  
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公卒之辰尚  
洮頰衣冠危坐西廡則平日之矜持於動止威儀  
可知矣然則考公歷履有本者如是爾胡績宗氏

謂之古學也信夫

嘉議大夫總督漕運兼巡撫淮陽等處地方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西溪屈公傳

公諱直字道伸姓屈氏號西溪其先楚公族漢高  
祖徙齊楚豪傑於關中屈氏與焉遂爲華陰人曾  
祖亨洪武初書幣徵禮甚急亨雅不欲仕附族人  
從戎者免祖諱韶字九成號誠齋經明行脩歲薦  
入國學祭酒司馬公詢器重之仕山西隰州同知  
有惠政隰人至今稱說不忘父諱弘仁字愛之號  
樸庵涉獵諸史小學善楷書秉義執禮至老不倦

以公官刑部時封奉直大夫署郎中事員外郎母

樸庵涉獵諸史小學善楷書秉義執禮至老不倦  
以公官刑部時封奉直大夫署郎中事員外郎母  
李宜人公甫十歲而李宜人卒繼母劉宜人撫育  
之初公生之夕樸庵夢白出大如輪紅光異常流  
入于懷驚覺而公生天性聰敏過人六七歲時樸  
庵口授以詩歌及大小學論語經文卽記憶不忘  
稍長就師慨然有志聖賢之學手不釋卷隆冬盛  
暑或誦讀徹夜成化乙未充邑庠生庚子浮梁戴  
恭簡公歲試至華陰恭簡規法未成材臨時不得  
爲成材文時學官怒公貧故以公當未成材公旣  
就試兩題皆爲之又皆甚佳恭簡深加獎譽而撻

學官秋遂中式甲辰登李旻榜進士秋九月劉宜  
人卒公守制適歲大饑絕糧推官賑華陰公謁推  
官乞賑推官曰三邀公會食次日公辭曰使君法  
官日訊罪囚數數見邀恐生物議推官曰子家貧  
甚賑濟能幾何吾所訊囚二人者將論邊戍數數  
邀子來故示知厚彼必求援吾釋之必厚謝子公  
曰在使君高義則可直則進身之初當清白自勵  
賑公道可受賂援罪人則不可矧又傷使君之公  
哉推官嘆服謝丁未授刑部浙江司主事執法不  
撓案無滯獄不數月主事聲名籍甚尚書江西何

公甚禮重故事郎中缺員印必他郎中署有員外

撓案無滯獄不數月主事聲名籍甚尚書江西何  
公甚禮重故事郎中缺員印必他郎中署有員外  
郎亦不得印時司員外郎郎中俱出勘何公輒命  
主事印主事以故事辭尚書曰主事非常主事亦  
不可以常格待也刑部主事署印蓋自公始故部  
獄卒往往厚索要囚稍不如意輒縊殺之公點獄  
事卒白鑑縊殺一囚是夜夢囚誑卒明日根治得  
狀白于尚書尚書曰要囚也姑置之公執不可卒  
論如法自是卒無敢殺囚者錦衣奸人依憑權勢  
郡縣土賦至輒局誘解人代納號稱攬頭徃徃負  
苦解人多令破產有數攬頭發覺公白尚書按治

尚書不許公固請及逮繫攬頭權勢人果邀奪之  
尚書聞之且懼且怨曰我初不許今何也縱之如  
法何急之部且多事矣而急請錦衣謝公曰直自  
有處老先生勿慮也明日入朝言於錦衣曰攬頭  
犯法刑官逮之奈何弗與錦衣

朝廷心腹法官乃不容刑官守法耶錦衣曰法不敢  
撓畏君法外之刑耳公曰縱罪人固非法有意加  
之亦非法也直亦奚敢錦衣喜曰如是諸犯卽當  
出矣明日送攬頭至徵其賦直俱抵之罪尚書復  
大喜弘治壬子陞廣西司員外郎甲寅朝邑韓邦

奇侍父福建按察副使蓮峯先生入



大喜弘治壬子陞廣西司員外郎甲寅朝邑韓邦

竒侍父福建按察副使蓮峯先生入

覲駐通州邸命邦竒訊公時邦竒來自閩七千里又  
蓮峯先生與公新結男女之好也公留食出生韭  
一品湯粟數盂邦竒飽食之公曰子饑甚也邦竒  
曰尊公以古人自處亦以古人待邦竒不敢不飽  
也明日邦竒反命蓮峯先生方與同 覲者叅政  
陳公奕邦竒言陝西有人屈秋官不負門牆蓋公  
蓮峯先生授經生也因言留食事邦竒時年十七  
陳公以手執箸熟視邦竒謂蓮峯先生曰恠哉此  
子顏子之志也若他兒必恨其簡矣乙卯陞山西

司郎中遼東巡撫武臣交惡

朝廷命選差剛正官勘問屬公偕給事中于君宣公直巡撫而抵武臣以法武臣枉狀奏公徒有清白之名而無變通之才又謂公本光明正大誤聽按察之言而重彼罪

朝廷知公論當不問公刑部歷三司幾十年訖威訖富權貴人憚之丙辰陞重慶知府土官軍衛雜處且富庶而謗議易生自有知府以來無見任陞遷者云風水使然也公既拜命人或以是慮之公曰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貪泉之不能移也又曰

上君子盡其在我陞遷何足較公既視事吏持金

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貪泉之不能移也又曰  
上君子盡其在我陞遷何足較公既視事吏持金  
床簿鋪面簿地步簿呈公征需七八千金公嘆曰  
小民營利爲生何預於官而爲此橫斂耶取簿付  
之火府有妖擲甄石毀人房屋先民居漸及吏舍  
及首領佐貳官又有火災或柱頭房簷或牆頭積  
草有火起或柴頭有火或綿絮包火落于民間房  
院內公乃告於城隍謂城隍與直相表裏皆受  
天子寵命以主此一方若強暴橫行及民之不得其  
所者則是直失其責矣妖恠肆行以爲民患尊神  
亦安得辭其責哉伏望宣越神威滅此災異毋或

曠職以作神羞妖火遂息境內旱禾稼枯槁公將  
禱於真武山是日天甚晴明啓行忽有白雲如蓋  
往返隨之士夫隨行者莫不見而私驚異焉旣而  
果大雨如注歲則大孰於是重士大夫有三異贈  
卷守重慶凡九年撫按剡薦者八疏巡撫蕭君又  
特疏薦曰重慶地方軍民雜處民尚噐訟素稱難  
治入其境見六事孔脩四境又安倉庫有餘羨之  
積囹圄無留滯之囚存心正大而有廉慎之操處  
事公平而著勤能之譽乃四川多官中之傑然者  
必須不次擢用方協輿論乙丑冬陞河南叅政永

城縣楊姓者爲豪族誣苦公得狀治豪族罪楊氏

事公平不著董俞之譽是四川多官中之儻然者  
必須不次擢用方協輿論乙丑冬陞河南叅政永  
城縣楊姓者爲豪族誣苦公得狀治豪族罪楊氏  
獲伸爲公立生祠初布政司二門外居民叢聚貨  
食及公署印事咸徙出外公恠問之咸謂使君衙  
無滯事人無久留者貨食不便徙出別求生理耳  
撫按交章薦叅政正德丁卯陞浙江按察使公自  
念官以提刑爲名以按察爲職深懼負乘鞫問糾  
治一以至公處之非約自持門無私謁法無枉縱  
一方澄清司禮監巨璫劉籍故都御史錢公鉞家  
未至公陞河南布政將之任鎮守劉公謂公曰劉  
太監聲勢甚大公去事難濟矣劉璫至果怙勢作

威欲三司跪謁公率衆不屈劉璫怒甚衆懼莫敢言公從容曰

朝廷之下衙門最大者內府司禮監

天子之下內臣最尊者蟒衣玉帶太監我輩豈敢不敬第不知見怒得何罪也劉璫卽改容曰憲長好人援公手揖衆入坐衆謂公旣不激劉怒又不瀆禮善處也初公至浙巡按欲懲司吏公曰事不集大抵皆官也乞寬三月事尚爾豈惟吏官亦當論巡按罷懲不待期皆報完甫至河南陞太僕卿太僕司馬利近宰相沿爲竒貨地包攬代納請托苞苴

苴百計求中至郡縣亦歲有常例馬多不堪公力

僕司馬利近宰相沿爲奇貨地包攬代納請托苞苴百計求中至郡縣亦歲有常例馬多不堪公力禁革之太僕爲之肅清近幸不悅乃相與共譖于權瑾瑾令邏者偵察盡得其情乃謂人曰屈某好官太僕官久習汚濁今別是一衙門也諸譖不行遷南京操江都御史復改南京大理卿多所平反有駁稿存未幾復改漕運都御史公以運舡多稽遲置方眼簿給付運官日記所運水程及阻風守淺時日備查考其法至今用之故事都御史例坐漕運總兵左瑾不悅公乃托此曰都御史豈大于公侯伯今屈某坐伏羞伯毛銳左且云舊例我差

人拿來看是舊例否公將上京議事山陽知縣魏銀器一卓公怒甚知縣曰舊例也公曰是何憲綱所載責知縣叱出瑾旣敗某御史倡言公爲瑾鄉人數數遷轉宜罷遂致仕初當道與藍田南氏有故怨公連姻南氏當道欲傾公雖一歲四遷實惟布政遷都御史耳而言者不察又公爲按察時某御史爲歸安知縣民告言知縣科歛至萬金公按治之知縣懷白金三百兩餽公求解公叱却之按治益急而公陞河南知縣遂得解及知縣爲御史起復赴京至淮安謁公漕府執屬官禮甚恭公喜

宴談及浙事偶忘其爲某御史也因言直平生未



起復赴京至淮安謁公漕府執屬官禮甚恭公喜  
宴談及浙事偶忘其爲某御史也因言直平生未  
嘗分毫苟取如浙屬一知縣魏金求解贓事當時  
叱出及今猶耿耿不知其人何如也某御史色沮  
愈恭公恠之及罷會諦思之則某御史也公大悔  
恨無及矣及某御史至京而瑾敗當時科道皆嘗  
伏謁瑾惟某御史始入道於瑾無染故得肆意傾  
擠不特公一人也衆雖知公枉然畏某御史莫敢  
言公直而有謀剛而不虐才敏而力足以行之故  
宦迹所至皆有聲稱與人言侃侃無隱豐豐不倦  
然亦以此得罪于人嘗曰造化運而不息君子憂

勤之心無時而可逸居官則當盡心國事居家則當盡心家事優游自放不幾于猖狂耶故公里居以來二十年耕讀不倦嘗身親農事手披載籍爲子弟式雖官至大臣非慶賀大賓客未嘗衣錦於人無貴賤謙謙致禮無少慢事樸庵孝樸庵年九十卒公年七十哀毀皆如禮公第泰寓京感時疾公親視湯藥家人以傳染諫公曰兄弟至親豈得相避忌如此哉時有名醫然難致公跪於門醫感而至謝禮亦不受曰公爲友愛人某獨不得爲義人耶嘉靖丁亥奉

詔進階己丑總制尚書王公疏薦起用不果公才足

人耶嘉靖丁亥奉

詔進階己丑總制尚書王公疏薦起用不果公才足以勝重而見沮於怨者知公者咸惜之公年雖七十餘而強健如少年衆謂必有樸庵先生之壽乃一疾竟不起其亦命也夫訃聞

皇上遣官諭祭塋墓事公生於天順戊寅八月初五日子時卒于嘉靖辛卯六月二十日戌時享年七十有四配石宜人側室田氏子男四召國子生娶王氏繼娶宜氏登娶榮氏石宜人出嘉邑庠生娶李氏愚漢幼未聘田氏出女五曰士適洪銅縣丞李鉞曰淑適山西布政司叅議朝邑韓邦靖曰愛

適國子生商州南漆石宜人出曰淮適邑庠生靈  
寶許名曰五字邑庠生李光祖田氏出孫男七孫  
女五贊曰廉者士之大閑也簞簋一污周公才美  
不足觀也已世之人假借貴觀顏色以耀閭里受  
賕惟來以瀆知厚者衆矣卓哉公乎歲饑乞賑顧  
乃辭曰三之請却賂脫罪人之惠至今聽其言凜  
凜然令人振奮感動肅恭生敬起採薇簞瓢之志  
孟子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一於義而已矣當  
其時閉戶饑死則於陵仲子之傳又非公之志也  
予旣詳書於傳而復論著於此使吾黨之士景行

仰止且知先進登大位非倖致也

予既詳書於傳而復論著於此使吾黨之士景行  
仰止且知先進登大位非倖致也

王安人傳

安人姓周氏吾友山西叅政蒼谷子王君之配也  
以蒼谷貴獲封安人云初母劉感異夢而生安人  
育於嫡母王幼警慧異人父九梅君與平山居士  
君飲懽因出安人平山君詰以誰氏所生或給以  
劉或給以王衆方園視聳聽安人指園南大桑樹  
曰我其生於此邪衆咸異之平山居者蒼谷父別  
號平山居士云年十四王命學女工於蘇姆鍼絲  
纂組輒盡姆巧乃又時或過之於是姆歎曰周氏

兒妙麗不常我安能爲若師也二十歸蒼谷隨蒼  
谷入國學及歷事通政司既竣蒼谷將謀歸安人  
曰事垂成而欲棄之邪於是蒼谷感其言卒與龍  
秋浣溪諸子相與講習於京師安人率以女工茶  
菓佐蒼谷夜誦而蒼谷之學自是有聞矣王氏旣  
世以樹德不積資業而蒼谷又操行務脩潔故蒼  
谷雖歷政府至方面衣金紫比其棄官而歸也家  
無餘畜安人勤紡績時孕字以奉姑氏供賓客故  
蒼谷再詔不起時謂安人有助焉安人雖女子然  
有識度初蒼谷爲舉子時邸巷有惡少橫逆蒼谷

不能平安人勸止之乃是晚惡少以他忿縊死蒼

有識度初蒼谷爲舉子時邨巷有惡少橫逆蒼谷  
不能平安人勸止之乃是晚惡少以他忿縊死蒼  
谷爲吏部時同官以吏故觸怒太宰蒼谷遂欲決  
去就安人曰柰何以小忿而忘大功且中人計又  
太宰意未可知也旣而竟得考上上辛未六月晦  
京師大水比舍傾壞衆懼謀筏安人從容且饌且  
給比鄰竟亦無事安人事翁姑以孝處妯娌以讓  
待童僕以恩平山君之卒也聞訃幾絕箝簪珥以  
治塋凡朝夕虞哭朔祥奠祀皆取辯於安人然又  
甚精潔也祖姑李年九十衣服必手製飲食居起  
必扶佑之李病且不起矣聞安人茶至則茶饌至

則饌他人奉之則搖首不食媪氏有毀其匙筋出  
誅語者安人笑頂之顧轉怒欲歐則安人匿不可  
見矣僕春陽得罪蒼蒼谷欲搯伏懲之安人曰遣之  
足矣或欲拘其衣糧安人皆與之安人雖不讀書  
而曉識義理自歸蒼蒼谷非賓客祀祭慶喜事不施  
脂粉當居平山之喪安人去母氏既若干年比至  
郊借蒼蒼谷奉几筵禫後方歸寧一布緗歷五兒不  
易嘗亡一劍行坐思之既得乃已曰物雖微非婦  
慎也蒼蒼谷每集諸名士飲安人輒於屏後識聽其  
語退與蒼蒼谷評之皆當其理乃於己卯十二月二

十二日以疾卒卒之前二日家人欲問巫安人拒



語退與蒼谷評之皆當其理乃於己卯十二月二  
十二日以疾卒卒之前二日家人欲問巫安人拒  
之安人生於成化己亥閏十月初十日巳時至卒  
享年四十有一子男五同娶何氏合才府常安人  
卒後兩月而殤女二曰淑媛字何某荷媛贊曰霸  
妻勸起樂羊斷機世稱蒼谷子今之有道人也及  
勸王安人譜而知其有由矣夫其他懿行淑言固  
婦職之恒也若其居平山之喪禫而後歸寧則幾  
於聞道矣豈可以常女子論哉而其所享顧若此  
蒼谷曰蓄而未發勞而未逸耕而未食豈不信歟  
嗚呼惜哉

韓氏三世貞節傳

孟子曰故人樂有賢父兄也然亦樂有賢姑嫜也  
內德之教其感尤深也我韓氏自先祖母張淑人  
至貞恒一先孀雷氏繼之弟婦許氏又繼之一門  
三節世所鮮見豈非有所倡率儀式而然哉嗚呼  
我韓氏何不幸三世見天禍又何幸三世得貞婦  
也作韓氏三世貞節傳先祖母姓張氏年二十七  
先祖贈都御史府君卒先君生纔數月祖母性剛  
嚴先伯父年幾五十怒輒撻之凡呼子婦稍遲不  
唯卽以兩手目擊其股股爲之青我先君爲刑部

郎中時

唯卽以兩手目擊其股股爲之青我先君爲刑部

郎中時

孝皇覃恩群臣親老者許歸省先君奉命至家時先  
母亦兩封至宜人矣祖母命先母與伯母負水先  
君他出歸見命二隸人代負祖母怒持杖迎出將  
擊之以杖指先君罵曰如有皂隸令皂隸代無則  
不喫水邪先君笑曰媳婦身強有力豈不堪負嫂  
子薄弱且有孃以是代之祖母怒始解病革已易  
箆就正寢忽張目呼予曰邦奇幾乎忘却一言我  
死後無與爾祖父同穴予曰何故曰我節婦也豈  
可又與男子同穴予對曰正爲我祖父守節正當

卷八  
同穴又曰汝仔細謫量無致人恥笑氣遂絕有司  
上其事

聖旨建坊旌表其門雷氏年二十五夫韓繼宗卒遭  
繼姑之虐怒輒以簪刺其股肱流血淋漓又遭惡  
叔凌害百端竹罄南山晝理生事夜則閉門慟哭  
徹夜有司上其事

聖旨旌表其門坊價已領時值饑饉食費之坊牌至  
今未建雷氏大名府同知爵之妹也爵清脩苦節  
老而彌篤可謂難兄難妹矣許氏年二十四夫韓  
邦仁卒無子家用不足辛苦萬狀巡按下所屬辟

節婦本縣以十人應命巡按以其太多取年最少

邦仁卒無子家用不足辛苦萬狀巡按下所屬辟  
節婦本縣以十人應命巡按以其太多取年最少  
而無子者三人許氏其一也奏下禮部行憲司覈  
勘覆奏下禮部三人家貧無後至今未蒙施行可  
嘆哉許氏鄉善士英之孫女也英脩行執禮若  
儒生鄉人敬服贊曰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  
四五十年間春花秋月夜兩鷄鳴非鉄石肝腸  
金玉操履其能堪乎我祖母當易簪之時發死  
不同穴之命則五十年來競業自持可知矣然  
尚處順境也雷氏則當其逆然有子可依許氏  
則無子矣更何所爲乎詩曰人之秉彝好是懿

德信矣夫

韓邦靖傳

韓邦靖既卒其兄邦奇墨淚而作傳且叙曰昔者班固范曄雖非理人亦非有貫盈之惡也及其身被淫刑當時不以爲寃後世且議其非竊嘗疑之及觀兩漢書而知其由矣夫人之所履可枉於生前不可掩於後世君子力善而蒙禍小人肆惡而幸福所計以伸者非史冊乎乃又昧焉天災人禍茲其至矣今觀兩漢書上下數百十年中間其無因其同已而隱其惡者邪其無因其異已而蔽其

善者邪其無稱人之惡而損其直揚人之善善而過

因其同已而隱其惡者邪其無因其異已而蔽其  
善者邪其無稱人之惡而損其直揚人之善而過  
其實者邪其無善或遺而惡弗盡而善惡顧或背  
之者邪數者有一焉固也擘也奚其辭嗚呼宜矣  
亡弟病且亟謂予曰我病且死兄愛我之深痛我  
之至知我之真者也夫惟愛我之深痛我之至知  
我之真也我卽死兄必自爲我作傳昔我之有生  
也每聞大人君子之揚我也惕惕然汲汲然求以  
副之懼或負焉爲知己羞今兄之述我也可無盡  
也弗可過也其有過之者我今已矣進脩者無地  
卽我負過情之耻於終天矣夫愛我之深痛我之

至知我之真也而可使我至此也予泣而允之亡  
弟既卒予乃爲之傳上懼固擘之禍下傷亡弟之  
志弗敢一字無情焉嗚呼痛哉嘉靖二年春二月  
十日靖歸自大同謁孔廟揖邑宰拜先壠牲見於  
祠堂與諸兄弟登堂稱觴於母氏懽宴終日乃是  
月十八日病損食不豫其兄邦奇爲之遠近迎名  
醫皆不卽功乃愈益病四月十日夜冠如平生呼  
邦奇曰吾將逝矣十九日必大雷雨卽爲我戒衣  
衾又曰先君之歸在是月二十一日吾強待之使  
兄好作忌辰也十九日昧爽天色晦冥家人恐靖

覺雷雨遂逝令二人力掩其耳問曰掩耳者何也



兄好作忌辰也十九日昧爽天色晦冥家人恐靖  
覺雷雨遂逝令二人力掩其耳問曰掩耳者何也  
邦竒給之曰醫謂掩耳息氣也已而果大雷雨如  
在寢室門牖皆震動而靖不語矣邦竒爲之正冠  
乃搖首邦竒泣曰待二十一日乎乃首之二十日  
邦竒問曰歸期明日乎靖不應邦竒痛哭曰吾第  
力不能支矣乃又首之俄而遂卒卒之一月武功  
康對山來吊曰往年秦山崩吾謂三秦豪傑必有  
當之者旣而何仲默卒吾謂仲默陝西官山之崩  
在是矣今乃知非也乃應吾五泉子靖字汝慶別  
號五泉子陝西西安府朝邑縣人也其先爲慶陽

府安化縣人宋元以來世以武宦元末以金牌萬戶鎮蒲關蒲關卽今朝邑東境也洪武初至髯翁始罷武階爲齊民遂爲朝邑人髯翁者韓氏朝邑始祖多髯家史失其名故子孫相傳爲髯翁云髯翁生平輔平輔生得春得春生恭恭生整整生顯贈奉政大夫刑部山東司郎中顯配張氏封太宜人旌表節婦生紹宗字裕後號蓮峯鄉學士以蓮峯長者呼爲蓮峯先生云蓮峯先生起家進士累官按察副使加封中憲大夫蓮峯先生配閻恭人弘治元年閏正月初一日子時生靖是夜閻恭人

夢聞五色雲中奏異樂王女十餘人持蓋擁一美

弘治元年閏正月初一日子時生靖是夜閭恭人  
夢聞五色雲中奏異樂玉女十餘人持蓋擁一美  
童子入寢室覺而生靖靖生而靈異三歲能哦詩  
百餘首四歲蓮峯先生命之讀孝經未終篇卽能  
自誦小學卽了大義五歲蓮峯先生抱之讀文王  
至德篇忽掩卷若有所思蓮峯先生問之對曰卽  
如是武王非矣安得同爲聖人蓮峯先生大竒之  
八歲通舉子業十四舉弘治辛酉鄉試二十一登  
正德戊辰進士己巳二十二除工部虞衡主事陞  
都水員外郎甲戌二十七以諫罷歸辛巳三十四  
奉詔起用嘉靖壬午三十五擢山西布政司左叅

議癸未三十六自劾歸歸之四月而十云其在虞  
衡也部檄監收十庫時宦勢正熾大廢舊典部官  
往下吏視之靖至庫群宦不爲禮乃自取坐前席  
群宦不平給曰部尚書至因起徹坐靖詰之荅曰  
部官故事無前席者然止一飯無預庫事也靖曰  
然則我當回耳荅曰當署案靖曰部官無預庫事  
者安得復署案群宦不得已卒如舊禮既而又檄  
監收黑窯廠廠亦宦者主之廠弊尤甚靖至廠數  
日群宦款以厚燕而不言公事靖曰可臨事矣乃  
身自視秤群宦笑曰部官領數耳奈何瑣瑣如此

吾昆車厚費而來此欲何爲靖弗顧群宦始動以禍

身自視秤群官矣曰部官領數耳奈何瑣瑣如此  
吾輩厚費而來此欲何爲靖弗顧群宦始動以禍  
福次誘以情禮終不移後適靖次當浙江抽分去  
矣抽分者司利之職也人率避嫌重取於商進羨  
餘以自白靖曰避已嫌而困民非忘身之臣也乃  
下令非巨材若竹木成器者皆免徵比滿代正課  
且不足部科皆以法奏靖靖亦自劾求罷賴宰臣  
知其事得原先是課皆寄府幕官領之靖曰府有  
司幕卑官使司重利部官欲之幕無如之何乃建  
言寄布政司又建言抽分司有刑獄事悉發按察  
司庶法無所出入皆至今爲例初鎮守劉太監者

谷大用黨也多權術榮辱生於造次浙之百司皆倚事之故事每抽分歲聽囑客賂千金靖一無所聽劉始怒而終信之後幸宦來浙將索之分司劉曰某願代奉勿求韓主事也壬申南北直隸諸路盜起

朝廷命將征剿例工部官一人前除時賊勢猖獗出沒無常至馮陵郊甸行者多遇害應行者數輩皆懼甚假告圖免有泣於尚書之側者尚書亦莫忍決次不當靖尚書知靖素勇敢可使數日靖靖毅然請行道數值警言而未遇害然亦危矣已而陞員

外郎檄徃直隸陝西山西查徵歷年匠班值既見

然請行道數值警言而未遇害然亦危矣已而陞員  
外郎檄徃直隸陝西山西查徵歷年匠班值既見  
其民省其力乃建言宜罷徵是時急於用財不許後  
以乾清宮災竟罷之而

天子于是方以災異下詔求直言者靖歸上疏畧曰  
夫民者樂安而思治惡危而厭亂向背之際甚可  
畏也臣竊見

陛下自卽位以來朝政不脩經筵罔御盤遊無節狎  
近群儉摧折骨鯁之臣閉塞諫諍之路百度乖違  
庶事叢脞府庫空竭閭閻流散也賊災異荐至迭  
興危亂之形已成社稷之憂將大頃者乾清宮災

陛下下詔求言在位群臣疏論剴切時政缺失指陳  
畧盡天下之人皆以爲天心仁愛啓佑

聖衷必將延覽聽納革旣徃之愆圖維新之化澤潤  
生民永昌社稷在此一舉不意

陛下徒事虛文不脩實政凡諸過舉仍遵徃轍臣工  
章疏罔有施行而部官苗體行乃又以言罷去天  
下人心莫不囂然沮喪以爲

陛下遭此大異因循恬安尚復如此是

陛下無悔悟之期天下無治安之日涣散支離不可  
收結書曰民可近不可下尚不可而况使之離

哉夫親離者家散民離者國搖故漢儒有土崩之



收結書曰民可近不可下尚不可而況使之離

哉夫親離者家散民離者國搖故漢儒有土崩之  
言先哲有搏沙之喻臣每念及此實懷隱憂伏望  
陛下以社稷爲念將各官章疏采擇施行將前後言  
事得罪之人并黃體行取回錄用于以收旣散之  
人心迓將來之福澤天下國家不勝慶幸疏上  
天子震怒繫錦衣獄給事中李君鐸率衆論救之乃  
得奪官爲民家居八年餘足跡不至城市明農之  
暇閉門自檢而已初蓮峯先生旣里居邦奇亦遣  
爲民人皆以靖性敏年青勸之專意讀書靖曰已  
欲資見聞而以勞事遺父兄豈其情哉遂躬親農

畝胼胝自甘樂如也九川呂子曰五泉子可謂孝  
躬力田矣時御史師君存智范君輅給事中徐君  
之鸞皆奏起用不果行今

上卽位起擢山西布政司左叅議分守大同靖起自  
廢黜感恩圖報單身之任不挾童僕精白展布知  
無不爲革奸弊卹民隱輕徭薄歛訟獄平允權豪  
歛迹又以邊陲之地兵糧所係止一分守分巡非  
如省下三司并置也而分守官故事無印弊端之  
起實由之乃上疏援提學水利例請給關防時又  
以朝廷脩定策功賞議內閣外戚潛邸臣將封爵

靖以

以朝廷脩定策功賞議內閣外戚潛邸臣將封爵

靖以

高皇帝定萬世之策兄終弟及今

上乃天敘所宜諸臣何功之有亦上疏論之皆不報  
高山陽和等衛軍人開墾草場數千餘頃皆為豪  
家占種靖皆奪之歸於官招人佃種乃上疏畧曰  
公侯之家平原負廓膏腴極望水陸衝要棟梁滿  
市歲入之利蓋已饒餘豈應復于邊方爭此微利  
不過為鼓鍾之餘緒庖厨之厭棄耳即今邊儲大  
困軍餉不繼荷戈之士金玉糟糠饗殮草樹刑項  
地土招人佃種每畝徵糧五升可得千石則一月

之間千人飽食而佃人之利不與焉其于公私不無小補矣疏奏亦不報未幾大同歲饑人相食又奏議乞發內帑賑濟事下該部部不許且駁之靖憮然輟食將再論之或曰君之心盡矣其不行者責有所歸君何自苦如此靖曰言而不復自謂已責已盡而委咎於人此詐臣之自便而釣名者之爲也乃復抗疏論列其畧曰臣因大同地方民貧歲歉具奏蠲免停徵稅糧近奉戶部行臣文劄似以臣言爲妄臣觀本部所議有曰正德十六年大同有災州縣衛所已照分數除豁無災稅糧不知

緣何停徵者臣惟大同連年饑荒小民貧苦去冬

同有災州縣衛所已照分數除豁無災稅糧不知

緣何停徵者臣惟大同連年饑荒小民省苦去冬  
今春斗米幾值銀三錢事勢之極言之不殫至于  
先年奏報災傷欠直乃是有司不恤民隱之罪豈  
可以此遂以爲大同有無災之地有不饑之民哉  
本部所議又有曰大同一鎮本部給發甚多者夫  
大同所發該部錢糧乃是供給軍馬調度之用固  
未聞該部發幾萬兩濟某縣之饑又曾發幾萬兩  
寬某州之稅也今乃以此而塞臣之請是猶以東  
家之負欠而奪西鄰之契券也本部所議又有曰  
本鎮歲徵不足歲用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

則在民收貯在官者堪以接濟則拖欠在民者乃  
可寬徵者臣愚不能遠舉古昔且如成化年間山  
西陝西之饑比時

朝廷亦發太倉銀百餘萬兩分遣大臣出賑近時山  
東直隸亦饑

朝廷亦發太倉銀數拾萬兩出賑臣愚不知彼時發  
銀之時各處地方在官者豈皆在在贏餘邪亦爲  
當時在官者已竭而後發太倉之銀又未知當時  
各該地方賑之而仍徵稅糧與否也大同之饑實  
與之同而又過之賑濟旣已不得求免稅糧又所

不允是大同之民旣不得與往日山西陝西之民

與之同而又過之賑濟旣已不得求免稅糧又所  
不允是大同之民旣不得與往日山西陝西之民  
比又不得與今日山東直隸之民比也夫邊民之  
苦較之腹裏特爲異甚腹裏每畝徵草二束而大  
同乃每畝四束腹裏稅糧每有輕折而大同存留  
之外皆供王府祿米此其苦一也地寒霜早耕穫  
不得其時或有虜患人畜時亡此其苦二也軍儲  
缺乏每有動調人馬輒搜索民間名雖和買其實  
害不可言此其苦三也商販不通無貿易之利此  
其苦四也州縣長吏舉人者少進士絕無惟知科  
索不知撫字而各衛所首領官員及分守守備內

臣此肩而立皆須供億民少官多此其苦五也是  
以數十年來村邑蕭條版籍凋落其視成化弘治  
以前十去六七此而不恤必至無民若苟無民豈  
有大同既無大同豈復有京師夫邊民者所以捍  
禦腹裏

朝廷恩澤宜特加優渥今乃有腹裏所無之苦無腹  
裏所有之恩何也今大同北有強虜南有礦賊而  
號稱虎頭者時又竊發今州縣小民以升斗之粟  
坐強盜死者不少中間有弟兄三四人者又有親  
戚三四人者此其事勢豈可不慮夫民心離向機

微隱伏固知



戚三四人者此其事勢豈可不慮夫民心離向機

微隱伏固知

朝堂之上此非所急至於變生禍作獨不用財乎該  
部所稱天之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是誠  
至論臣愚不知今日之財貨果在官乎果在民乎  
若以爲今之天下家給人足臣雖無似斷不敢以  
是欺

陛下也昔者

先帝臨御號稱積財如權奸劉瑾宸濠錢寧江彬張  
銳之屬皆富敵于國命皆抄沒在官當時內府即  
無人掌管豈無文簿收記此乃今日財賦糧源之

地司國計者正當惟是之求當稽其出入而盡還  
之于太倉使宮闈不得占據貴戚內臣不得濫竊  
一疏不允再疏請之再疏不允三疏請之三疏不  
允則以身爲之去就繼之者又復如是則

聖明之上豈有終不見從者哉足國裕民實在於此  
若以此等財貨皆入左右近侍宮闈貴戚之手不  
可必得而姑民之求則非今日

聖明之治而亦非天下之所望於該部者也該部所  
議又有曰若是依擬停徵盡免作何區處可勾放  
支臣愚以爲區處之策惟力請內帑之銀是也臣

聞之古人賢聖君臣所以足國裕民亦自有其道

言不曰者是依撥停徃盡免作何區處可公於  
支臣愚以爲區處之策惟力請內帑之銀是也臣  
聞之古人賢聖君臣所以足國裕民亦自有其道  
昔者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所幸慎夫人衣不  
曳地而復今年賜民田租明年賜民田租衛文侯  
衣大布之衣始年有車五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今  
朝廷之上內外官廕日有溢書貴戚賞賜占據橫不  
可制司禮監之奏乞諸內臣之濫設言者屢及之  
而不抑所以糜爛其財賦者不知其幾何此正司  
國計者之憂乃于靡有子遺之民而屑屑取盈焉  
此其道何也臣前奏免糧該部令臣查考區處見  
今有司徵停兩無所從臣近日又奏邊務事亦未

奉有明示敷政優游固為

聖朝寬裕博大之體然于臣等小臣熙事圖功承流  
宣化不無延引歲月伏乞

陛下特

勅該部查臣所奏如果妄誕乞卽加罪謹明示天下  
以為人臣不忠之戒如或有理乞卽施行免賜立  
案及又行查以消時日臣不勝戰慄顛望之至事  
復下該部部司頗不說靖亦不顧於是侍郎藏公  
鳳經畧宣大疏薦畧曰臣伏見左叅議邦靖穎秀  
夙成早登科甲操心平正而素履清慎居官奉法

而威富惟訖問學博洽議論淵源任之提學必能

夙成早登科甲操心平正而素履清慎居官奉法  
而威富惟訖問學博洽議論淵源任之提學必能  
以身率士薰陶德器上可以華國下可以有造其  
于治道必有裨補矣都御史楊公志學亦疏薦畧  
曰左叅議邦靖操持剛正事每法乎古人問學優  
長心每存乎澤物乞將邦靖遇有提學官缺推補  
則將來賢才日有成矣御史俞君集亦疏薦畧曰  
左叅議邦靖有學有守動以古人自期有猷有爲  
志以救民爲急上皆下之吏部先是八月靖疾作  
雖已平復慮或春深復發遂上疏乞休都御史張  
公文錦疏留曰臣伏見左叅議邦靖學術醇正人

品清高以方壯之年當難爲之際輕徭薄斂革弊  
除奸一方軍民之所仰賴雖稱有疾尚堪調理乞  
將本官陞授兵備副使仍留本道以慰軍民之望  
上亦下之吏部不允靖去靖雖慮疾作然感時知  
遇欲扶疾視事而心偶有所不說乃復上疏乞休  
疏拜卽去矣於是御史許君宗魯奏靖去狀而御  
史朱君寔昌疏薦靖及邦奇其畧曰叅議邦奇邦  
靖學問自相師友綽有淵源名節交相砥礪毫無  
瑕玷乞吏部將邦靖病痊起用事下吏部時朝廷  
方用言官議申舊例外官不得養病吏部上奏曰

左叅議邦靖操履學識俱有可取乞將本官暫令

方用言官議申舊例外官不得養病吏部上奏曰  
左叅議邦靖操履學識俱有可取乞將本官暫令  
致仕病痊之日具奏起用不爲常例上報曰如吏  
部議初軍民間公去皆跪泣遮留之靖給曰吾赴  
省垣當卽回衆曰吾民不敢久留便君願將明年  
均徭一派而去可也靖撫慰而行靖雖一動一言  
之細亦矜名節然孝弟友恭尤爲切至事蓮峯先  
生及閩恭人終身不違顏色己卯蓮峯先生病湯  
藥必親嘗起居必親扶掖晝或忘食夜不解衣越  
四月餘蓮峯先生菊纒之際呼而嘆曰汝可謂純  
孝人矣及蓮峯先生卒哀毀幾死水漿三日不入

口未塋之三月席草枕塊柩下腰經不除時盛夏  
虱虫叢積振衣躍落形瘁骨立見者泣下靖之疾  
實由於此浸淫至今日及卒閭恭人悔曰吾兒居  
喪時少能以禮自節豈至此哉蓮峯先生旣塋邦  
竒廬于墓靖倚廬于中門之外以奉閭恭人朝夕  
至墓與邦竒焚香哀泣陪邦竒必分夜事伯兄知  
縣邦彥及邦竒二姊撫弟監生邦翊情文俱盡邦  
竒疾于廬幾一載汗惡之氣人咸不堪靖侍側未  
嘗頃刻離飲食必親奉湯藥必分飲之以察其寒  
煖補瀉之宜至於穢弱必諦視之以觀其清濁燥

潤之色姊李孺人患惡疾四五年靖畢之極其盡



煖補瀉之宜至於穢弱必諦視之以觀其清濁燥  
潤之色姊李孺人患惡疾四五年靖爭之極其盡  
力撫愛諸姪一飯之頃未嘗或忘鄉士夫爲立孝  
弟碑爲鄉閭式邦奇曰當先君大故及吾病甚時  
吾弟痛楚酸苦之情憂勞悴迫之狀吾不能言而  
文不能盡也初大同積弊之餘法度廢弛靖曰紀  
綱不立雖有仁恩不行焉下車卽按權顯不法者  
幾人於是號令風行靖行政以仁民爲本而馭吏  
其嚴吏汙貪者輒去之曰民與貪吏不兩立不嚴  
於彼必不能寬於此也有枉囚十餘輩靖得其情  
檄原問辯之原問曰事經巡按及部寺靖曰吾無

問爾第於爾索囚生也原問不得已徑從開釋後  
當審錄靖偶在告囚皆泣告諸案署曰死無所恨  
願一王一布政也靖才既明敏而復勤察故訟者  
盈庭皆於當日了之兩造且服人稱神君焉清儉  
樸實衣取蔽體而已公服外終身布素丙子蓮峯  
先生賜一段靖製爲衣謂其內屈安人曰今日衣  
錦矣安人笑曰此惡草也窮秀才自謂過之初往  
浙江再往大同終其任未嘗買其地尺布寸帛初  
屈安人病八九年護床痿痼安人勸其置妾爲後  
嗣計曰汝年幼當有好期也其在浙及瓜同年趙

推官者好友也以屈安人病買一婢將遺之不受

嗣計曰汝年幼當有好期也其在浙及瓜同年趙  
推官者好友也以屈安人病買一婢將遺之不受  
趙曰此婢頗有姿色越女也曰正恐其有姿色耳  
終却之靖深沉有謀畧而濟以勇果之氣慮定而  
發據理而行排山倒海萬夫莫禦識見宏遠而濟  
以英備之才故事至物來衆方議擬未定而靖已  
處分矣平居處衆坦夷平易退焉如儒至於當取  
予進退死生大節確然不可奪精思絕人童時先  
輩試其能以百餘錢擲於地命一視卽收錢卽荅  
曰錢若干皆如其數雖百試不差嘗與客奕背坐  
不視局以口對奕者始終不差一著學有淵源自

幼卽以經濟爲志其言曰人之所以自重而易退者急於進而欲濟時也人所以重生者欲待其死所也不然苟生何爲使天假之年而大其位其功業豈止於是而已邪嗚呼惜哉配屈安人女一異元無子以族子仲譜嗣初靖病且亟邦奇日勸靖譬之曰死生命也吾兄今不解衣不滋味者二月餘形且甚悴我生尚如此我死復當如何高堂在上兄其免自愛邦奇泣曰吾弟憶東坡之詩乎來生之因尚當同爲兄弟也將易簣邦奇襲已衣着靖靖曰是欲華也邦奇痛哭曰欲令吾弟九原之

下常如我在側也吾弟其永懷之勿忘我也及靖

靖靖曰是欲華也邦奇痛哭曰欲令吾弟九原之

下常如我在側也吾弟其永懷之勿忘我也及靖  
卒邦奇廢寢食哭絕賓客遺生事殯依于棺塋依  
于墓衰服蔬食祥而弗懈皇皇焉望望焉常如靖  
之在左右也事或有疑志靖之卒欲就之質朝夕  
臨食志靖之卒欲命之共問安於閻恭人志靖之  
卒欲約之往蓋恍然見其生忽然疑其死數呼其  
名若告焉若命焉邦奇嘗謂其友樊子恕夫曰世  
安有司馬遷欲其關漢卿欲其之筆乎能為吾寫  
吾思吾弟痛吾弟之情吾當以此身終世報之靖  
自五歲知義理所以事邦奇者三十一年未嘗有

一話言之相違一顏色之相失忽焉及此宜邦奇  
思之痛之無窮已也夫樊恕夫孝弟碑曰自有兄  
弟以來中間道德之相高功業之相映亦多矣至  
於相愛之深相信之篤所見之同如五泉子兄弟  
可謂曠世少有矣嗚呼可謂知言也已痛哉痛哉  
替曰太史公嫫<sub>王</sub>曰予自京師見五泉子七言  
絕句詩類杜子美及予罷歸爲予誦其古詞歌浸  
淫唐初逼漢魏矣觀朝邑志其文章之宏麗者乎  
夷考其行蓋曠世之英全德之士也叙傳曰迅雷  
兆變異夢呈祥大同之民思之不忘秦山之崩而

靖乃傾惟天地人弗能無情胡於爾壽乃獨弗豐

兆變異夢呈祥大同之民思之不忘秦山之崩而  
靖乃傾惟天地人弗能無情胡於爾壽乃獨弗豐  
茫茫宇宙恨也何窮拾遺曰甲申邦竒守冀北旣  
下鴈門士民父老園告於邦竒曰先使君之治誠  
善矣願使君守而勿失卽吾人幸甚會僕名來省  
邦竒問曰名來自民間大同之人謂我如何名曰  
名自入大同也咸謂二叔新至者惟三叔則雖深  
山窮谷婦女小兒皆能誦說其行事之詳感慕咨  
嗟有泣下者是歲仲冬之變邦竒夜出撫衆衆先  
率兵來告曰使君天心我衆安忍加害來者恐驚  
動使君奉衛耳又曰前使君於使君爲何人今安

卷八  
四十六  
在邦竒曰弟也衆嘆曰使君在安有今日哉  
使君者謂邦竒前使君者靖也二叔者謂邦竒三  
叔者靖也夫靖旣去矣而大同之人追慕如此况  
五堡變卒戕主帥抗王師玩紀律兇悖悍戾靡所  
不至其於靖也感思嘆息於夜半捨擗之時嗚呼  
於是亦可以徵靖也已

烈女小桂傳

小桂姓劉氏伶籍也誓願從良每伶氏問聘輒涕  
泣不食旣長復有伶氏來問父母納其聘擇日將  
歸小桂知不能已大哭服毒死父母怒其不爲家

長財捲之席棄之中野群犬啖之贖曰小桂之節



歸小桂知不能已大哭服毒死父母怒其不爲家  
長財捲之席棄之中野群犬啖之贖曰小桂之節  
顧不異哉出自伶族其烈如此秋蟬之出于蜣螂  
蓮華之出于污泥古之聖賢不係于世累尚矣孔  
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小桂兼  
有之嗚呼烈哉

朝邑三廉吏傳

大名府同知雷公諱爵字廷臣鄉試中式授保定  
府清苑知縣清苑當天下陸路之衝然富庶邑也  
歷九年菲食惡衣常祿外無分毫取遷淮安府邳  
州知州邳當天下水路之衝州又彫敝近幸過者

每折乾至百餘金夫至千餘名公力爲裁抑民雖少蘇而貴人多不悅者又九年遷四川烏撒軍民府同知三年守制歸起復赴部時少師大學士遂庵楊公爲尚書見公名曰子清苑知縣邳州知州雷爵乎公曰是也楊公嘆曰我爲外臺時過清苑者二過邳州者三歷歷聞子名今乃見之老矣大名天下名郡授子爲暮年優游之地公出笑曰大名養濟院耶我七十年孀居妾婦今再醮乎至大名每行縣蕭然足馬米蔬自隨至南樂知縣鄉人也魏劉牲數品公却之知縣曰此某之自辦非取

之民公曰知縣自辦非同知自辦也終不受時都

也魏劉牲數品公却之知縣曰此其之自辦非取  
之民公曰知縣自辦非同知自辦也終不受時都  
御史柳泉馬公爲郡守告予曰自雷先生貳大名  
我雖言語亦不敢輕發况敢妄行一事乎數年間  
直得一嚴師矣

盧氏縣知縣郭公諱鶴字國器鄉試中式授盧氏  
知縣不茹不吐威行惠施盧氏有礦山吏其邑者  
多緣以爲利公一無所取人畏而愛之

鄭州知州韓公諱邦彥字汝哲鄉試中式授儀封  
知縣正法度節浮冗均徭役公聽斷儀封稱治守  
制歸儀人少保浚川王公抵予書曰民思舊尹不

置也起復授高陽以奏薦調河間時方議行取有不悅者尼之曰知縣簡傲不恭尚書張公爲御史時曾按河間曰韓知縣居官自有家法應行之禮未曾缺少但無奴顏婢膝耳然竟不果取遷鄭州知州發政皆如儀封時公三尹大縣一典名州歸之日諸兄弟問曰俸資若何公曰六十兩耳諸兄弟不信謂公避富有之名也安有尹三縣守一州俸金止六十兩乎後遭火災諸兄弟曰銀經火雖銷而不耗所積在何處公指之諸兄弟於灰中得之鎔爲一餅權之果六十兩諸兄弟皆大哭曰有

官如此竟而沈謝當其時司激揚而持進退之柄

之鎔爲一餅權之果六十兩諸兄弟皆大哭曰有  
官如此竟而沈謝當其時司激揚而持進退之柄  
者誰也贊曰可欲哉三君子之優仕也心之馨香  
上達神天直足以範官常而振頽風卒皆抱屈而  
歿焉諒無怨悔矣不休哉我朝邑之多賢也如寺  
丞楊翁珪知府劉翁倬僉事王君朝雍左叅議韓  
子邦靖茹冰齧齧豈在三君子之後然皆登榮建  
事衆與自全奚待於子言况寺丞名公讓其儼雅  
後學式其經術何府享血食於文水著仙迹於晉  
陽僉事桂子蘭孫照耀科甲光前啓後君子稱述  
左叅議忠節文名著聞士林識者謂其爲曠世全

德之英一代詞人之冠固已表表矣

大明盧氏縣訓導張公傳

公諱瑤字獲珍號席軒姓張氏陝西朝邑嚴王社人本華陰王和村人洪武初高祖八徙居朝邑曾祖孟直祖順父安母喬孺人公生而淳謹敏悟八歲時就鄉師授讀稍長授講郎能曉解既弱冠入爲縣附學生未幾提學盧公歲試列上第補廩膳時上公寧孟公曉及公皆名士以文學相高人皆期以大科御史馬公提學遂庵楊公虎谷王公皆與進六試秋場竟不遇公莊重慎容儀動必以度

言必有章居上舍又以後生敬憚若師承焉正德

與進六試秋場竟不遇公莊重慎容儀動必以度

言必有章居上舍又以後生敬憚若師承焉正德  
戊辰應貢入國學謁選吏部授河南盧氏縣訓導  
公以所學不酬於已欲淑諸人以周易四書授諸  
生諸生環聽終日每退欣然相慶謂聞所未聞五  
年而教成化治諸生親之若父母而公卒矣所著  
有本義講說中庸要義諸生皆誦讀公生於正統  
乙丑十月十一日卒於正德丁丑正月初三日享  
年七十有二配王孺人繼嚴孺人子鳳翼鳳翱孫  
明仁生員明儲明傳生員曾孫彭壽贊曰吾又聞  
公廩膳時溝厲虐疾弟璣受學于公年十八禱於

卷八  
五十一  
廟神顧以身代既而公果愈而璣忽卽死俱亦可  
尚也已因并著論亦以見公友愛之深所感云

周氏世濟清忠傳

通政公或求樂中以明經徵廉直敢言每有論劾  
必著緋衣諸大臣每早皆使人候公長安門外見  
公緋衣各令取素衣角帶爲待罪具當視朝果有  
論糾糾者必得罪如此數歲貴近多忌公有諸公  
會著

上怒公下獄死命籍其家惟米數斗布衣數件召公  
夫人問曰從或廉無俸金耶夫人曰或俸金寄通

政司庫而本司上或庫金



夫人問曰從或廉無俸金耶夫人曰或俸金寄通

政司庫而本司上或庫金

上悟大怒立誅譖公者以金給公家命良鄉至陝西  
經過州縣各致祭復其官

食事公道或姪初鄉試中式歸至華陰乘傳驢以  
驛童隨之有婦人從後大呼追公公待之婦人曰  
我寡婦唯守此一兒今當渡渭我送過河公曰塗  
遠野空婦人同行不便子母又勞乃下驢肩任徒  
步歸家人以其中式出迎於閭外見公負行來以  
爲未中也皆迴公至家良以父曰人皆妄言汝中  
公曰中矣父曰旣中如何步行公語之故父稱嘆

後拜監察御史巡按雲南陞山西按察司僉事有  
惠政卒于官比發引士民哭奠五日始出城

通判公瑄導姪廉謹温醇鄉試中式授廣平府推  
官陞通判兩任十八年歸之日空囊耳年八十讀  
書不倦每有未達獨乘一驢來就問予如此數歲  
周氏家至今子孫空乏替白易稱積善餘慶周氏  
三世清忠而子孫家徒壁立何也若通政之剛毅  
造物或忌之而僉事之仁惠通判之醇謹又何也  
或曰君子爲善之誠初不責報於天斯人道也如  
天道何意者天道弗僭遲速未必耳然乎哉

天道何意者天道弗僭遲速未必耳然乎哉

苑洛集卷之八





苑洛集卷之九

三德入年山西師武

苑洛集卷之九

正德八年山西鄉試

問黃鍾爲萬事根本樂由之而作焉古樂之亡  
久矣茲欲復雲門之和繼伶倫之妙合黃鍾  
何以哉黃鍾定而十二律得矣漢唐而下制  
作紛紛卒未有得其術者今舉其要而摘其  
疑與諸士子商之微若聲若之何吹而和也  
細若氣若之何候而應也天地之數十而已  
黃鍾之實何以用九律吳之數九而已黃鍾  
之長何以用十管員而分方何以容之律正

而有變何以通之子爲黃鍾之管寅辰午申  
戌爲寸分釐毫絲之數子寅辰爲陽是矣午  
申戌何以屬之陽哉亥爲黃鍾之實酉未巳  
卯丑爲寸分釐毫絲之法亥酉未爲陰是矣  
巳卯丑何以屬之陰哉十一律皆得黃鍾之  
數而成者又有三分損益何歟十一律皆次  
黃鍾之序而間者又有隔八相生何歟調有  
六十乘五而得者也可詳言乎聲有八十四  
乘七而得者也可指陳乎載觀前古治定功  
成而禮樂作焉我

列聖相承百五十年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

成而禮樂作焉我

列聖相承百五十年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  
同和諸士子於律呂之學講之有素矣其詳  
言之毋畧

聖人先得元聲而制器數學者當察器數而求元  
聲夫得元聲而制器數上達之妙聖人之神也察  
器數而求元聲下學之功學者之事也上達不可  
以頓悟下學亦可以馴致及其成功則一也聖人  
往矣欲求元聲而不於器數正猶孟子之論聖神  
而不於善信聖神何自而入哉請因明問而答之  
天下之事習則熟熟則精精則神神則上達矣雲

門之音既絕含噐數則何所持循茲爲荒唐之說者曰欲興古樂必先得元聲不必屑屑於噐數之未是未能真積自得而窺元聲之涯者也昔者聖人不能以一身周天下之用故制爲噐數以教萬世使升高者之有階梯孔子聞韶於齊當其時曼擊而搏拊者非皆夔倫也而其美如此噐數存故也律呂之學歷代諸儒各有論著而是非頗謬於聖人惟漢之班固頗執其樞而宋之蔡氏爲得其宗卽二子之見律呂可得而言矣蓋嘗考之聲有五也必以律而和之假令黃鍾爲宮則大簇爲商

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大呂爲宮則夾鍾



五也必以律而和之假令黃鍾爲宮則大簇爲商  
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大呂爲宮則夾鍾  
爲商仲呂爲角夷則爲徵無射爲羽其他律呂亦  
皆以次而和也氣有十二也必以律而候之假令  
冬至則黃鍾應氣升伍分一釐三毫大寒則大呂  
應氣升三分七釐六毫其他律呂亦皆以時而候  
也天地之數十而黃鍾之實用九者約體之十以  
爲九使損益無竒零之積乃黃鍾之用數也黃鍾  
之數九而黃鍾之長用十者分用之九以爲十使  
乘積得九九之實乃黃鍾之體數也平置十二分  
均而方之規而員之有餘不足各四而爲全分者

一規外四餘不用而得方分者九此非管員而分  
方之說乎仲呂之實以三分之不盡二筭以變律  
之六而得六三之數因六三之積而乘仲呂之實  
此非律正而有變之說乎子一者黃鍾之律也其  
寅九則黃鍾之寸數辰八十一則黃鍾之分數午  
七百二十九則黃鍾之釐數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則黃鍾之毫數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則黃鍾之絲  
數此以一爲一者也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  
七者黃鍾之實也其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  
黃鍾之寸法未二千一百八十七爲黃鍾之分法

巳二百四十三爲黃鍾之釐法卯二十七爲黃鍾

黃鍾之寸法未二千一百八十七爲黃鍾之分法

巳二百四十三爲黃鍾之釐法卯二十七爲黃鍾之毫法丑三爲黃鍾之絲法此以三爲一者也午申戌本陰辰而曰陽者豈非以蕤賓夷則無射三陽律在位邪巳卯丑本陽辰而曰陰者豈非以林鍾南呂應鍾三陰律在位邪黃鍾一分爲九寸林鍾得九之六太簇得九之八南呂得九之五十分寸之三姑洗得九之七十分寸之一應鍾蕤賓得全釐大呂夷則得全毫夾鍾無射得全絲而仲呂則得九之六有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此十一律之生專主黃鍾而言者也至於黃鍾損一而得

林鍾林鍾益一而得太簇太簇損一而得南呂南  
呂益一而得姑洗姑洗損一而得應鍾應鍾益一  
而得蕤賓蕤賓損一而得大呂大呂益一而得夷  
則夷則損一而得夾鍾夾鍾益一而得無射無射  
損一而得仲呂非以十二律互相生而言之者乎  
黃鍾而大呂大呂而太簇太簇而夾鍾夾鍾而姑  
洗姑洗而仲呂仲呂而蕤賓蕤賓而林鍾林鍾而  
夷則夷則而南呂南呂而無射無射而應鍾此以  
陰陽長短之序而言之者也主於黃鍾隔八下生  
林鍾林鍾隔八上生太簇太簇隔八下生南呂南

呂隔八上生姑洗姑洗隔八下生應鍾應鍾隔八

林鍾林鍾隔八上生太簇太簇隔八下生南呂南

呂隔八上生姑洗姑洗隔八下生應鍾應鍾隔八  
上生蕤賓蕤賓隔八下生大呂大呂隔八上生夷  
則夷則隔八下生夾鍾夾鍾隔八上生無射無射  
隔八下生仲呂非以十二律相生之序而言之者  
乎六十調者十二律盡五聲五聲各得十二律以  
律之十二乘聲之五共六十調所謂乘五而得者  
如此八十四聲者十二律盡七聲七聲各得十二  
律以律之十二乘聲之七共八十四聲所謂乘七  
而得者如此嗚呼樂者所以象功而昭德也堯欽  
明而時雍則奏大章舜重華而風動則作大韶苟

徒極聲容之盛而無和樂之實則樂云樂云鍾鼓  
云乎哉亦聖人所不取也我

列聖相承禮法制而教化脩三綱正而九疇叙百姓  
太和萬物咸若八風之氣宣而天下之情平矣猗  
歟盛哉

問論士者以年少則精敏也而新進者多浮薄  
年邁則老成也而老期者多倦勤然考之於  
古有中興漢室而爲雲臺之冠者有保障江  
東而成赤壁之功者有定策隆中而談笑以  
却曹兵者有決策澶淵而博譖以退遼師者

或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或建節而負滅金之

却曹兵者有決策澶淵而博譖以退遼師者

或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或建節而負滅金之志或拜御史而人爲之膽落或任招討而賊爲之膽寒是皆年少者也而建立乃如此浮薄果足爲年少累乎有起自涓濱而成伐商之功者有膂力旣愆而止伐鄭之舉者有使秦而士數言存鄭者有擊先零以萬三百餘人屯田者或以狄仁傑之薦而復唐于周或賀陽城之諫而名重天下或以矍鑠示勇而天子稱嘆或以相業顯名而虜使動容是皆年邁者也而勲名乃如此倦勤果足爲年邁

卷九  
累乎將用之於年邁者耶一言成天書之誤  
者非年少之人也抑用之於年少者耶附會  
新法之行者非年邁之人也二者何居而後  
可其明言之毋隱

君子之建功也必本於道人主之用人也不拘其  
迹夫天下之事未嘗不以得人而興不得人而廢  
天下之士未嘗不以知道爲賢不知道爲不肖然  
士之於道也有淺深而見於功業有大小彼黯黯  
焉不知道爲何物者適足以敗天下之事以自償  
而已矣人主者操天下之衡以藿天下之士亦惟

舉其賢者而進之取其不肖者而退之使進之而



而已矣人主者操天下之衡以藿天下之士亦惟  
舉其賢者而進之取其不肖者而退之使進之而  
拘其迹則進賢之路不廣退之而拘其迹則退不  
肖之法不嚴路不廣則君子或滯於不用法不嚴  
則小人或幸於苟容是故少而賢也吾進之少而  
不肖也吾退之老而賢也吾進之老而不肖也吾  
退之吾知有道而已矣年之老少吾何計哉古者  
登崇俊良與之共政摧折鎮定付之以爪牙之藿  
咨議論思委之以腹心之寄雖以武王之聖穆公  
之賢漢唐而下諸君之英武亦必資於太公蹇叔  
之流或有以興創業中興之烈或有以成治內捍

外之功當是時也擇賢而用之隨才而使之初何  
嘗論其年之老少乎且新法之行舉天下稱其不  
便而始終附會之者魯布也人將曰年少者之所  
爲也是豈年少之病哉人自病耳今以一人而盡  
疑天下之年少者不猶因噎以廢食者乎夫書之  
誤舉朝廷知其不可而一言贊成之者杜鎬也人  
將曰年邁者之所爲也是豈年邁之病哉人自病  
耳今以一人而盡疑天下之年邁者不猶因別而  
廢履者乎以年少者而言之孝平不造西漢之鼎  
已移於巨君之手矣鄧仲華杖策以從光武數言

之間而天下之大計以定其爲雲臺之冠不亦宜

已移於巨君之手矣鄧仲華杖策以從光武數言

之間而天下之大計以定其爲雲臺之冠不亦宜哉獻生不辰東漢之鹿已掎於孟德之手矣周公瑾決策以贊孫權一炬之火而江東之大勢以張其成赤壁之功不亦竒哉老瞞之下江陵也戰檄一示而羣臣失色張昭輩已倡迎降之議合孫吳之勢而却之者亮之所以爲人龍也契丹之寇澶淵也邊書一告而中外震駭欽若輩已建出幸之策得高瓊之助而退之者準之所以爲鎖鑰也桓溫旣入關中王景略留心江左捫虱而談當世之務可謂三秦豪傑之才矣惜溫之不見知金虜旣

陷中原岳鵬舉唾手雲燕建節而負滅金之志可  
謂南渡精忠之將矣惜檜之不見容溫造爲御史  
而劾李祐祐爲之膽落其風力可嘉也韓琦任招  
討而鎮西夏賊爲之膽寒其威名可畏也數君子  
者皆年少之人也而建立乃如此豈奸諛皆如布  
者哉以年邁者而言之周武怒商受之虜爲伐商  
之舉得太公以爲輔卒成四海永清之功牧野洋  
洋之頌至今尚昭昭也秦繆信杞子之言爲侵鄭  
之謀忽蹇叔而不聽卒獲三帥被囚之耻良士番  
番之戒至今尚耿耿也趙充國以萬三百餘人而

屯田其智將之流矣當是時先零倡亂於先罕并

番之戒至今尚耿耿也趙充國以萬三百餘人而

屯田其智將之流矣當是時先零倡亂於先罕开  
脅從於後漢之邊鄙蓋擾擾也卒之罕开既服而  
先零亦降克國之功不亦多乎燭之武以十數言  
而存鄭其辯士之流矣當是時晉軍於函陵秦軍  
於泗南鄭之社稷蓋岌岌也卒之秦伯既悅而晉  
侯亦解之武之功不亦茂乎天后革唐之號自立  
為帝罪莫大焉廷誅佞幸而復唐於周者張柬之  
也陽城論列延齡營救陸贄罪莫測焉廷拜言官  
而名重天下者張萬福也馬援以矍鑠示勇而天  
子稱嘆其心可謂壯矣文彦博以相業顯名而虜

使動容其儀可以象矣數君子者皆年邁之人也  
而勲名乃如此豈昏庸皆如鎬者哉為今之計者  
少不必拘也少而如布之姦諛則斥之如孔明諸  
人則用之老不必拘也老而如鎬之昏庸則去之  
如太公諸人則進之進而用之者皆賢也斥而去  
之者皆不肖也年之老少吾不得而知之也嗟夫  
天下之事功未有不本於道者也事功而不本於  
道是功利私智而已然求人才於三代之上道純  
而功亦隆求人才於三代之下則亦隨其分之所  
得而為功之所著耳太公不可尚矣孔明可興禮

樂蓋天民之未粹者其餘諸君子或得其一偏而

得而爲功之所著耳太公不可尚矣孔明可興禮  
樂蓋天民之未粹者其餘諸君子或得其一偏而  
全體之未窺或資之暗合而造詣之未盡故亦能  
因事而有成隨事而輒效也其下如布如鎬者得  
免於王誅亦幸矣何道之足云哉

問書曰今惟淫舍牯牛馬詩曰駟驥彭彭肆伐  
大商征伐之資於馬也尚矣其制始於黃帝  
備於周官漢唐宋各有其法而我

國家尤爲詳悉內有太僕寺矣而府州縣設佐吏  
以專領之外有行太僕矣而苑馬寺設監苑  
以分領之互市有茶馬也分蕃有圍長也設

官何其備歟既有見馬以給軍又有寄馬以  
給民既責之以牧養而又責之以孳息印烙  
以防之也考課以驗之也立法何其詳歟若  
是者宜馬之蕃盛也夫何一遇小警馬即告  
乏出帑藏之錢遣市馬之使所謂見馬寄馬  
者何在乎經有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是準  
今者必酌乎古今舉古人一二事試與諸士  
子商確之一馬復三卒內郡之制也令民自  
畜馬邊塞之制也至於封君而下以次出馬  
官給牝馬歸息什一不有墜於先烈乎府兵

既立給錢而市之府兵既變給馬而用之至



官給牝馬歸息什一不有墜於先烈乎府兵

既立給錢而市之府兵既變給馬而用之至  
於一縑一馬息七十萬別色爲羣望如雲錦  
不有裨於國家乎曰官馬曰戶馬曰戎馬法  
亦善矣及保馬之法行而天下之民困當是  
時也首倡其議而力稱不便者誰歟騏驎鑿  
鏘徽狃息整居之禍龍驪駁白匈奴肆平城  
之圍馬之關於成敗亦重矣然則蕃育之有  
官歲時之有祭宜也今欲使在內者有有驪  
有黃之多在外者有既信且閑之盛其道安  
在將酌古法而行之歟抑我

國家法已詳備今莫若脩其廢墜歟二者何居  
經天下之政存乎法行天下之法存乎人故爲治  
者不患法之不脩而患人之未得吾見法具而不  
得其人者有矣未見得其人而法有不舉者也馬  
政之制

國朝之經畫已備特承平日久怠於吏而玩於民法  
固未嘗有敝也敝之者人也今能一振而作之其  
所以經天下者沛乎有餘裕焉苟徒是古非今役  
役於紛更改革之勞而不知脩復之道其爲爲治  
之累豈小小哉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久

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不我欺也請因明

之累豈小小哉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久  
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不我欺也請因明  
問而復之武王之伐商也有駟騶彭彭之詩魯侯  
之征淮夷也有淫舍牛馬之誓則馬之用於征伐  
也尚矣獫狁整居焦獲矣而宣王成薄代之功者  
以騏驎鑿鑿之盛高帝威加海內矣而匈奴肆平  
城之圍者以龍驪駁白之多則馬之係於成敗也  
大矣此歷代以來所以考成分屬有蕃育之官祈  
休報賜有歲時之祭也以其官而言之其廐有未  
央承華駒駟騎馬路軫大廐之異其官有三令四  
令丞五監長之殊而掌之於太僕者漢制也其署

有六閑八坊四十八監之類其官有主簿直司圉  
官牧尉排馬群頭之屬而領之於太僕者唐制也  
至於騏驥有院天駟有監天廐有坊旣置群牧司  
又置群牧使此在內監牧之法自河北至許州已  
有十八監兩河陝西有都總管處復置一監太原  
交城又復置馬監旣委群牧司又委守倅兼領此  
在外監收之法又非有宋之制乎以其祭而言之  
春祭馬祖夏則祭先牧秋祭馬社冬則祭馬步者  
周禮也牲用少牢地用大澤四祭之禮同積柴以  
燔坎地以埋四神之禮異者隋禮也至於筮日致

齋於未祭之先瘞堰燎柴於旣祭之後又非開元

燔坎地以埋四神之禮異者隋禮也至於筮日致  
齋於未祭之先瘞堰燎柴於既祭之後又非開元  
禮乎肆惟我

國家

列聖相承立經陳紀參之於往昔之規斷之以聰明  
之獨其設官不爲不備矣其立法不爲不詳矣是  
宜馬之蕃盛也邇者青蜀之賊一興邊關之寇少  
警廐既竭之馬則玄黃

朝廷遣市馬之使帑藏出市馬之錢遂使閭閻之下  
槽櫪爲之一空價值爲之騰湧此無他良以我  
國家長治久安百五十年以來天下雍容於禮樂文

章之化熙皞於富壽安樂之天官雖備也世平則  
易玩法雖詳也歲久則易湮其欲在內者有有黃  
有驪之多在外者有既借且閑之盛不亦難哉策  
曰準今者必酌乎古將酌古法而行之歟抑我

國家法已詳備今莫若脩其廢墮歟嗟夫泥古者不  
通遵先王者無過今舉古人一二事而言之勸民  
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筭  
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然也縱民畜牧官不  
爲禁或致馬千匹或致馬數千此邊塞然也是非  
漢制乎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

千刺史折斷果毅歲周察不宦戰者弼寧之以其錢

漢制乎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

千刺史折斷果毅歲周察不宦戰者鬻之以其錢  
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府兵漸壞兵  
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是非唐  
制乎至於有宋之時有曰官馬畜於監牧者也曰  
民馬散於編戶者也曰戎馬市於邊郡者也此皆  
古人之法執事所欲參酌以行之者而愚生直以  
爲不可也是何也蓋彼法之善者當今旣以采而  
用之矣其不宜於時者則又不可行也載考當時  
之制內有太僕寺矣而府州縣設佐史以專領之  
外有行太僕矣而苑馬寺設監苑以分領之戶市

有茶馬也分蕃有圍長也其設官也擬之漢唐宋  
豈不爲尤密乎今亦取其賢者而任之取其不肖  
者而退之耳既有見馬以給軍而又有寄馬以給  
民既責之以牧養而又責之以孳息印烙以防之  
也考課以驗之也其立法也視之漢唐宋豈不爲  
尤密乎今亦摘其弊而祛之舉其墜而興之耳嗚  
呼

祖宗之法至精至備行之天下而無弊傳之萬世而  
可法今馬政之未舉者則亦講求之未明脩復之  
未至耳豈可不責之人而惟法之曰死谷不究乎今

而惟古之是圖哉夫以我



未至耳豈可不責之人而惟法之曰是咎不究乎今

而惟古之是圖哉夫以我

祖宗精備之法適我

聖天子大有爲之日碩俊簡布於

朝廷群能分列於外服竭蹇蹇之忠秉明明之節司  
太僕者寧無張萬歲其人耶司苑馬者寧無王毛  
仲其人耶誠一振舉於萎蕪之餘剗剔乎奸微之  
弊則一縑一馬雲錦成群亦何難致之有哉若夫  
孝武上自封君以次出馬官給牝馬歸息什一至  
安石信曾孝寬之言忽文彥博之議卒行保馬之  
法而爲天下之害則漢宋之敝政不敢屑屑爲執

事陳也雖然滌腸續骨醫者之技雖妙不如不疾之爲愈焦頭爛額救者之功固多不如不焚之爲貴與其畜馬以爲用不如無事而不用馬也書曰歸馬於華山之陽此又愚生言外之望也不知執事以爲何如

問昔先王經國子民必先食貨而重戎兵肆我列聖法古制治以食貨言之既有邊儲矣復有京運存留之設食宜無不足也而何倉廩每至於空乏既有歲辦矣復有丁傭貨摧之例貨宜無不足也而何帑藏每至於匱竭稽之於古

二十稅一取民何輕也乃有海內庶富之治

無不足也而何帑藏每至於匱竭稽之於古

二十稅一取民何輕也乃有海內庶富之治  
課役皆免賦民何寬也乃有斗米三錢之效  
今自山西所急言之邊已云儲而督併之使  
屢遣乎

廷臣祿已云班而告乏之之疏累陳於藩室厥咎何  
由乎所以充足之者抑有道乎夫令有緩急  
而物有重輕歲有凶穰而穀有貴賤食所當  
平也幣重則民不堪幣輕則民亦患貨所當  
權也二者古人已有定制矣而可行於今乎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九年耕有三年之積

足食之道也千乘之國藏襁百萬萬乘之國  
藏襁千萬足貨之道也二者當今亦畧施行  
矣其有合於古乎以戎兵言之內有五府也  
又設衛所以分屬之綜理周矣外有司衛也  
又設將臣以總率之經畧備矣稽之於古府  
兵之制不爲不善何以致蕃鎮之禍衙廂之  
制不爲不密何以有金虜之變今自近日之  
事言之饑民嘯聚流劫郡縣嘗調京軍以捕  
禦矣而飄忽震蕩過無堅城卒賴邊軍以剿  
之京軍抑不足恃耶窮虜驕縱侵竊邊關嘗  
有邊軍以屯戍矣而憑陵斥突陣無勇將復

之京軍抑不足恃耶窮虜驕縱侵竊邊關嘗

有邊軍以屯戍矣而憑陵斥突陣無勇將復  
調京軍以捍之邊軍又不足恃耶其弊安在  
乎所以振揚之者抑有道乎夫潢池弄兵置  
而不捕較之捕盜朝歌以安民者孰得得是  
人而用之盜可弭乎備虜數歲戢兵不戰北  
之兩炬疑虜一戰而取勝者孰優得是人而  
用之邊可備乎夫識時務者在俊傑數者時  
務之大者也諸士子其詳言之毋以俊傑爲  
嫌而自讓

有足國之大本有強國之大本食貨者足國之道

也而其本在於節用戍兵者強國之道也而其本在於安民用既節則國不期足而自足民既安則國不期強而自強苟務國之足而不本於節用吾知所入者不能給其所出雖頭會箕歛民力愈竭而用益不足矣務國之強而不本於安民吾知本既先撥而戎狄乘之良民善衆亦且化而爲大盜矣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請以是並爲明問復蓋嘗聞之洪範先食貨於八政故知有天下者不可無財用周官列司馬於六卿故知有天下者不可無戍兵昔者先王因地制貢則壤成賦料丁起役而

食貨興矣我

戎兵晉者先王因地制貢則壤成賦料丁起役而

食貨興矣我

國家之制既有邊儲矣復有京運存留之設既有歲  
辦矣復有丁傭貨推之例其綜理之詳雖夏后之  
貢成周之徹何以加焉若是者食宜無不足也貨  
宜無不克也今自山西所急而言之督併之使屢  
下于邊陲告乏之疏累陳于藩室噫有由然哉輸  
於邊者有常數而客兵調集每至若林之多供乎  
祿者有定額而

天潢繁衍乃有螽斯之盛况夫窮民之逋欠災傷之  
蠲除豪右竊攬代之藿貪夫肆侵漁之利其欲粟

陳而不可食貫朽而不可較不亦難哉爲今之計者宜何如耶粟之貴賤所當平也貴則減價以糶之賤則增價以糶之是亦古人備荒之一策也幣之輕重所當權也幣輕則母權子而行幣重則子權母而行是亦古人救時之一法也今之存積即先王積餘之意脩其廢焉非常之用寧不足克乎今之預備即先王藏強之意舉其墜焉不時之需寧不足給乎夫然後時檢校以閱其實嚴刑罰以禁其奸其庶乎食貨之可足矣雖然究其本而言之不有節用者乎無名之賞賜有度不急之土木

不興非時之遊觀有節無益之冗贅不設如是而



之不有節用者乎無名之賞賜有度不急之土木

不興非時之遊觀有節無益之冗贅不設如是而已耳先王威夷狄平邦國除盜賊而戎兵興矣我國家之制內有五府也又設衛所以分屬之外有司衛也又設將臣以總率之其經略之備雖商之赫業周之詰揚莫有過焉若此者蠻夷宜率服也盜賊宜屏息也今自近日之事而言之饑民嘯聚流劫郡縣嘗調京軍以捕禦之乃至飄忽震蕩過無堅城而剽之者卒賴邊軍焉是郡縣之變京軍旣不足恃矣窮虜驕縱侵竊邊關嘗有邊軍以屯戍之乃至斥突馮陵陣無勇將而禦之者又調京軍

焉是邊關之變邊軍亦不足恃矣噫有由然哉武  
弁以甲冑爲耻而慕文墨軍士以工賈爲業而惡  
戰鬪况夫坐作進退之未習而卒不知兵敵殺鍛  
礪之未第而兵無完器精銳或隱於藿門老弱多  
克於部伍其欲摧鋒陷敵折馘執俘不亦難哉爲  
今之計者宜何如耶選將以主兵閱卒以實伍而  
兵之本以立簡器以利用演陣以教戰而兵之用  
以備治渤海如龔遂長朝歌如虞詡必求是人而  
任以捕盜之責備北邊如李牧守雲中如廉范必  
擇是人而付以備邊之任夫然後鼓之以慶賞震

之以刑威庶乎戎兵可振矣雖然究其本而言之

擇是人而付以備邊之任夫然後鼓之以慶賞震

之以刑威庶乎戎兵可振矣雖然究其本而言之  
不有安民者乎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扶之而  
不危節其力而不盡如是而已耳稽之於古度官  
祿量國用以徵其租出口錢計筭錢以課其丁或  
至三十稅一者漢之取民可謂寬矣而文景乃有  
海內庶富之效田有租家有調丁有傭旣以爲經  
常之制量事宜度災變差老少又以爲減除之藿  
或至課役皆免者唐之取民可謂輕矣而太宗乃  
有斗米三錢之效此漢唐食貨之大畧也府兵之  
制不爲不善而卒致藩鎮之禍者府兵之制壞而

曠騎之兵興曠騎之兵變而藩鎮之翟重至其末年朝廷行姑息之政強將擁不制之兵而唐亡矣衙廂之兵不爲不密而卒致金虜之變者藩鎮之翟釋而兵始弱保甲之法行而民始困至其末年主之以非人用之以妖術而宋危矣此唐宋戎兵之大畧也或始焉粗備而僅致小康或終焉不戢而卒成大禍漢唐宋之所以爲漢唐宋也曷足以爲當時法而執事陳哉

嘉靖七年順天府鄉試

問數載乎理理寓於數數非理莫立理非數莫

彰理之備而數之顯莫過於圖書畫日者圖出

問數載乎理理寓於數數非理莫立理非數莫

彰理之備而數之顯莫過於圖書言者圖出于河伏羲因圖以畫卦文周因畫以繫辭筮者其用之一也書出于洛大禹因書以第疇箕子因疇以衍義筮者其目之一也易至朱子作啓蒙以盡乎著之變範至蔡子作皇極以通乎著之用然易之揲以四範之揲以三奇偶殊其用宜若相背矣其分掛揲歸之法通變極數之妙考占成業之義乃又參同契合者何也竊又疑之易經四聖而始成範乃成於蔡子一人之手而其數之妙直與大易

同流似非三代以還儒者之所能到也其或  
別有所授乎易爻用變今載之經惟九六耳  
朱子筮儀四爻五爻之變乃用之卦不變之  
爻易無七八之爻也何自而占乎不知於孔  
子大傳之說合乎否乎抑亦別有說乎河圖  
洛書數之大者也諸士子究心久矣其詳言  
之勿隱

對數之為用有不同而聖賢之著述亦不同其理  
則一而已矣理之一則不害其用之不同著述之  
不同也聖賢之著述豈聖賢自為一端臆相之說

哉數有是理也聖賢為之著述以發其蘊耳聖賢

不同也聖賢之著述豈聖賢自為一端臆相之說

哉數有是理也聖賢為之著述以發其蘊耳聖賢  
何以知之也揆之理而已矣聖賢之著述一於理  
也學者論聖賢之著述也亦一於理而已矣請因  
明問而答之道原於一而散於萬原者理也散者  
數也天下有不同之數而無不同之理理者數之  
神宰也數者理之形象也非理則數不生非數則  
理不著舍數而言理者虛無之學也舍理而言數  
者技術之流也故吾道者合理與數而言之也昔  
者伏羲氏繼天而王龍馬負圖出於河所謂一六  
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者

是也卦之理寓焉伏羲因而則之以爲乾兌離震  
巽坎艮坤之八卦六十四卦旣成文王繫卦辭周  
公繫爻辭筮則用之一耳大禹治水成功神龜負  
書出於洛所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  
八爲足者是也範之理寓焉禹因而陳之以爲五  
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福極之九  
疇九疇旣列箕子衍其義武王傳其學筮則目之  
一耳易筮起於前古至朱子作啓蒙以盡乎著爻  
變其揲也以四三變而一爻且九變而小成乾一  
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大抵卦至於

八圖之秘固已泄矣由是十有八變而大成觸類



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大抵卦至於

八圖之秘固已泄矣由是十有八變而大成觸類  
而長之六十四卦之變而四千九十六卦於是乎  
備天下之疑決焉天下之業定焉範筮前無所考  
至蔡子作皇極以通乎著爻之用其揲也以三一揲  
而綱以立再揲而目以具一一爲一一二爲二二  
三爲三三二一爲四二二爲五二二三爲六三三爲七  
三二爲八三三爲九大抵數至於九書之秘固已  
泄矣四揲而八十一章成由是觸類而長之至於  
八揲而四會六千五百六十一數於是乎備天命  
人事由是較焉吉凶禍福由是彰焉易之揲四而

其變三體方而用員者也。範之撰三而其變二體員而用方者也。此執事所謂分卦撰歸之法通變極數之妙。考占成業之義無一不同者。蓋理之同也。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數矣。夫易廣矣大矣而範之數直與之同流。執事疑非蔡子之作。愚生亦謂數學自易以後。雖代有作者。經世倣於易而爲之者也。大玄潛虛之類。支離破碎。強合難通。未有如範數之大。不用乎易而能準乎易者。此必上世以來有所秘傳。混於丹竈之家。而蔡子得之於異人之授。不然則蔡子無聖矣。乎何以能作也。孔

子曰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乾之群龍用九。坤之

異人之授不然則蔡子無聖矣乎何以能作也孔

子曰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乾之群龍用九坤之  
永貞用六今朱子啓蒙考占之法四爻五爻之變  
乃占之卦不變之爻易之爻非九則六而不變之  
爻非七則八也易無七八之爻何自而占乎且於  
孔子觀變之說有不合矣意者義理則先儒之論  
精詳至到無可言者至於名物度數雖聖人亦有  
未及學而或不盡者也夫天下古今理而已矣理  
之同也遵之不以為阿理未同也議之不以為僭  
此末學之臆見或亦執事發問之意也大哉數乎  
天非數不覆地非數不載人非數不成彰往知來

者數也通幽達變者數也藏神顯化者數也數豈  
易言哉今執事問及愚生則不敢然也然未知其  
是否謹對

問威天下在乎兵而主兵者在於將吳子有言  
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將  
固不可以不知兵矣嘗卽一二兵法而觀之  
途有所不由也不由崢澠者成七國之功由  
壺頭者致五溪之敗城有所不攻也不攻華  
費者完兵而深入攻郢郡者衆潰而走死君  
命有所不授也叱吳使之說者成霸越之功

拒長史之謀白舍格天之業士卒當如愛子

命有所不授也叱吳使之說者成霸越之功

拒長史之謀者合格天之業士卒當如愛子也與士卒分勞苦者著績于河西不恤士卒饑寒者見殺於安陽數將於兵法合之則成違之則敗是固然矣然有可疑者爭北山而敗高陵不可向也或以蹙馬鞍山而取勝以卒神而勝妖術似可用也或以用六甲而致敗臨泚水而退舍全軍宜矣何退舍澗水者卒至喪師日夜行三百里敗走宜矣何日夜行二百里者卒至成功是又於兵法也或同合而成敗頓殊或同違而勝負特異然則爲

將者將無事於兵法乎其或兵法之變有非  
可以常法拘乎文事武備皆諸士子分內事  
也毋曰吾儒生未學於軍旅

對有用兵之常有有用兵之變常者固兵法也變者  
亦兵法也自其常而觀之合乎兵法者知兵法者  
也自其變而觀之合乎兵法者固知兵法者也不  
合乎兵法者亦知兵法者也夫兵者隨機應變因  
敵制勝者也何常形之有哉昔趙括能讀父書奢  
不能難岳飛好野戰不用古法蓋飛知變而括不  
知變也觀乎此則可以答明問矣夫威天下在於

兵而主兵者在於將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

知變也觀乎此則可以答明問矣夫威天下在於

兵而主兵者在於將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  
重在於一人爲將者固不可不知兵用兵之妙存  
乎一心微乎微乎應形於無窮而談兵者又不可  
不知變也嶠澠誠不可由也亞夫於是竟走藍田  
所謂途有所不由者而馬援之困敗蓋不知壺頭  
之不可由矣華普誠不可攻也曹公所以深入徐  
州所謂城有所不攻者而沈攸之之走死蓋不知  
郢郡之不可攻矣越王許吳王之成范蠡不從其  
命乃叱公孫權之請而遂成霸越之功董卓挾漢  
帝之命皇甫嵩欲赴其召乃忽梁衍之謀而竟就

匹夫之諒將在外君命有所不授彘則知之而高  
不知也吳起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守河西而  
拒強秦之兵宋義置酒大會不恤士卒之凍餒留  
安陽而致項羽之誅愛士卒當如愛子起則知之  
而義不知也數將者其於兵法合之則成違之則  
敗所謂合之者知兵法者也不合者不知兵法者  
也兵法之常也高陵不可向也趙奢先拒北山秦  
師爭山不得秦師大敗劉備先據馬鞍山陸遜四  
面感之漢師大敗蓋遜以乘勝之兵感備已敗之  
兵是得夫激水之疾可以漂石之意若秦師大敗

則兩軍相敵未有勝負者也豈可驟論乎祥疑所



兵是得夫激水之疾可以漂石之意若秦師大敗

則兩軍相敵未有勝負者也豈可槩論乎祥疑所  
當禁也田單令一卒爲神以破燕者田單智勇之  
將乘忿怒之軍志復宗國是得夫能愚士卒耳目  
之意若郭京之敗則市井無賴原不知兵者也豈  
可以同語乎陽處父退舍於泝水此合令半濟而  
擊之之法符堅駐軍於澗水揮兵使却亦合此法  
也退不可止而大敗者蓋堅軍無紀律耳是豈知  
法令孰嚴之旨哉魏武日夜行三百里遂先主于  
當陽正犯百里爭利則擒之法唐太宗日夜行二  
百里追宋金剛于雀鼠谷亦犯此法也遂破金剛

而大捷者蓋金剛已敗沮耳是豈非其疾如風之  
旨哉所謂合之者固知兵法者也不合者亦知兵  
法者也兵法之變也卽是而觀之則常者固常也  
而變者亦常也孫子有言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  
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視也兵不  
過竒正竒正之變不可勝窮也變之一字其用兵  
之最要者乎抑又有說焉兵凶器也黷之則危然  
昔有周當成康之時四方無虞九夷通道矣召公  
告以張皇六師周公告以詰爾戎兵二公豈導君  
以威武者哉蓋人主於天下無事之時多留心於

儀文制度之間以爲藻飾太平之具至於兵之一

以威武者哉蓋人主於天下無事之時多留心於

儀文制度之間以爲藻飾太平之具至於兵之一  
事往往視爲不急之務言之者以爲不祥爲之者  
以爲多事及天下卒然有變則茫然無以爲應奸  
人賊子得以肆其滔天之惡而天下遂至於大亂  
唐玄宗之時何等全勝之天下也安祿山漁陽一  
鼓而諸鎮瓦解乘輿播越矣今天下萬國又治百  
蠻欵塞庶職奉法文章禮樂閭巷彬彬而愚生之  
慮以爲所因循而不振者兵與將耳此亦或執事  
未發之意也敢僭言之謹對

問天下之大勢在外則邊陲在內則郡邑邊陲

所以禦外侮郡邑所以安內治也今邊陲之  
上軍士怯怠矣紀綱陵遲矣帑藏空虛矣其  
何以禦外乎郡邑之中風俗頹敗矣盜賊竊  
發矣生民困瘁矣安在其安內乎致是者厥  
咎何由也今所以處之者何道也遐想古之  
人教步兵于澤潞者天下推勇誅亂將於朔  
方者諸鎮奉法屯要害浚溝渠而興屯田者  
羗夷降敗是皆名將也得是人而用之軍氣  
可振帑藏可足紀綱可伸歟守蜀郡者治崇  
禮義長朝歌者人稱神明勸農桑重牧養而

禁奢侈者郡有蓄積是皆良吏也得是人而

禮義長朝歌者人稱神明勸農桑重牧養而

禁奢侈者郡有蓄積是皆良吏也得是人而  
用之民生可蘇盜賊可息風俗可淳歟古人  
未嘗借才于異代今天下文武之士歲進幾  
千人獨無是人出于其間歟抑或有之而莫  
之用歟此天下剥膚之弊而

廟堂之所欲聞者也諸士子其縱言之主司者爲  
之達

有致弊之源有拯弊之道然欲拯其弊當先究其  
源拯弊而不究其源是猶醫者之治病苟不究乎  
病源之所在抑何以施治療之法哉生也恭承明

問而有以知前日致弊之源今日拯弊之道矣天下之道二義與利之間也天下尚義則治尚利則亂前日之致弊者利也今日拯弊之道亦有義而已矣仰我

聖天子在上日勤

聖學總攬乾綱備二帝三王之德則固宜有太和雍熙之治也而天下之弊如執事所言種種者何哉在邊陲帥臣格之也在郡縣有司格之也自正德十六年間權奸相繼用事政以賄成我

祖宗以來生養安全之道禮義廉恥之教綱紀法度

之制掃蕩無幾外而邊陲之將內而郡縣之吏陟

祖宗以來生養安全之道禮義廉恥之教綱紀法度

之制掃蕩無幾外而邊陲之將內而郡縣之吏陟  
者以利而超遷黜者以利而幸免而將與吏多不  
得其人矣將既不得其人則邊陲之上軍士不得  
不怯怠帑藏不得不空虛紀綱不得不陵遲也吏  
既不得其人則郡縣之內生民不得不困瘁盜賊  
不得不竊發風俗不得不頽敗也是前日所以致  
是弊者無他利而已矣知前日所以致弊之源則  
今日所以拯弊之道可得而言矣蓋嘗聞之士有  
百善惟廉爲最士有百惡惟貪爲最蓋廉則衆欲  
皆伏而達之於政自無不善貪則衆欲皆起而達

之於政自不能善廉者義之大也貪者不義之大  
也是故今日之所急者義而已矣必也絕請托之  
私重苞苴之禁公銓選之法明黜陟之典則前日  
之私既足以驅天下於利而今日之公獨不足以  
驅天下於義乎誠使邊陲之將郡縣之吏皆忘一  
身之私秉爲國之公則前日之弊將不革而自除  
焉不然則操演雖勤徒足以爲觀聽之具轉輸雖  
多徒足以長侵漁之奸誅戮雖嚴徒足以激凶頑  
之怒矣邊陲何自而理哉蠲賑雖頻徒足以資里  
書之欺捕詰雖急徒足以貽地方之擾教戒雖切

徒足以爲文具之虛矣郡縣何自而治哉遐想古



書之欺誅詰雖急徒足以貽地方之擾教戒雖切

徒足以爲文具之虛矣郡縣何自而治哉遐想古  
人李抱真之帥澤潞也教習步兵而天下推勇郭  
子儀之至朔方也按誅亂將而諸鎮奉法趙克國  
屯要害浚溝渠而興屯田於是羗夷降敗是皆名  
將也得是人而布之邊陲之上如李抱真焉何患  
乎軍士之不振如郭子儀焉何患乎紀綱之不伸  
如趙克國焉何患乎帑藏之不足今武舉之選世  
襲之胄多矣其中獨無是人歟文翁之守蜀郡也  
建立學校而治崇禮義虞詡之長朝歌也誘擒盜  
賊而人稱神明龔遂勸農桑重牧養而禁奢侈於

是郡有蓄積是皆良吏也得是人而布於郡縣之中如文翁焉何患乎風俗之不淳如虞詡焉何患乎盜賊之不息如龔遂焉何患乎民生之不安今科目之舉畿藩之貢多矣其中獨無是人歟易曰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夫天下之勢在外則邊陲在內則郡縣今邊陲之上郡縣之內其弊如此可謂蠱之極矣然則今日治蠱之責能無勞於聖天子之心乎先甲後甲治蠱之道也程子曰治蠱者先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後慮其所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

久今日拯弊之要無踰于此者矣雖然竊又嘗究

則知備之之方善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

久今日拯弊之要無踰于此者矣雖然竊又嘗究  
理亂之勢推盛衰之迹乃旣爲今日憂而又爲今  
日喜書曰天閱忠我成功所然則今日

聖天子承先朝之大弊雖不能不塵宵旰之憂而其  
所以弘中興之業求萬世之譽者亦豈不在於是  
乎是故商道不衰無以成高宗之名周道不衰無  
以見宣王之績今天下行將太平矣明明天子令  
聞不已敢爲

今日誦謹對

今日

不日

...

...

...

...

...

...

苑洛集卷之九

苑洛集卷之九



